

唱道真言

青华老人传 鹤臞子辑

序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，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降炁垂光，谈经演教，历持浩劫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圣制。

吾见世之学道者，往往谬于传习，说铅说汞，哄动一切含灵，痴心妄想，希图长生；究其所传，不过指点一二工法，自以为骊珠在握，要人财宝，受人礼拜，做出师家模样。吾每见之，未免叫一声罪过！夫修行之士，未有不了明心地，而可以跳出阴阳五行之外，与太虚而独存者。所以真仙度人，每每教人从心地上做功夫，炼得方寸之间如一粒水晶珠子，如一座琉璃宝瓶，无穷妙义便从自己心源上悟出，念念圆通，心心朗彻，则自古以来仙家不传之秘，至此无不了然矣！使其把自己心源上悟出之理，做自己性命上切实之功，到此时必然巧生言外，妙合彀中，魔障不干，永无棘手之处。故炼丹之道，原取活泼泼地；而世之师家徒以纸上陈言、小家工夫，欲人人比而同之，何异绵丸打弹、胶柱鼓瑟，指望成就，盖亦难矣！

岁在己酉春三月甲辰之旦，法嗣鹤臞子觉受炼文昌笔录大法。老人与鹤臞子本有宿契，即日降坛，迄今已近三载。吾所传与鹤臞子者，不过只炼心两字。千言万语，亦不过只发明得炼心两字为千圣总途、万真要路。大罗天上、玉京山中无数高真，断无舍此两字而可以逍遥于真光法界之中，为元始天王入室弟子。一一勘验，从未之有也。

吾忆初下坛时，将此两字授鹤臞子，初不之信，以为炼丹必有秘传，炼心两字人人说得，个个做得去，故其所辩难请益者，大约修命之说居多。我随他问着，只顾把炼心两字讲得亲切。及到一年之后，鹤臞子修持已有进步、有实得，方信我为师者不是个空言之汉。仙家济度众生，先要人见了长生不死之性，而后修长生不死之命，此之谓性命双修者也。

于戏，吾与鹤臞子讲学以来，寒暑三迁，蓬莱水浅，蟠桃花又放矣！梅亭草偈，蕉馆谈玄，有所发挥，鹤臞子必退而登之于册，总计之有五万余言。鹤臞子欲公之于天下，以为后代之矜式，而问序于我。我思修持之要，是籍备载，特以炼心两字，恐人看得十分容易，不肯信心，故再将此两字重加申明一番。

我老人从无始劫来，于元始天王前发度人无量之愿，不敢诳语以欺天下后世也。鹤臞子

逡巡执经而进曰：先生序甚善，特是经所以阐扬玄化，传之万祀，不可无名。我曰：炼心两字，是太上度人、唱明大道、真真实实之要言也，名之曰《唱道真言》何如？鹤臞子降阶稽首曰：善！

青华老人笔

题词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，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含和保真，溥思宏化，监察万国，巡行九州，弭灾销劫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圣制。

此经之作，先言炼心，次言炼命。人能依此修持，可以了明心地，坚固命根，六贼不除而自除，三尸不灭而自灭。道成之日，飞升上清，亿曾万祖，尽得升天，子子孙孙，永为仙家。真莫大之法门，万真之要路也！

如有不肖之徒，罔知天命，狎侮圣言，将此经言不加珍秘，展阅不避妇人，收藏不于净室，当有护法诸神录其罪过，上告南北二斗星君，畀以非殃，死遭冥祸，直待一人成道，斗府有赦罪牒文，方能超脱幽冥，许放托生。呜呼，慎之！毋自陷于匪德焉！

此经之作，名为鹤臞子一人，实可公诸人人，使天下之士，有缘遇是经者，于性修之则为圣，于命炼之则为仙，予彼上达之阶，弘我度人之愿，不亦快哉！然得其人而不传，与不得其人而妄传，均有天罚。授受之际，宜三思焉！

传经启教，贵得其时。得其时矣，又得其人，然后发琼笈之秘，泄至妙之蕴。道有科禁，不可不慎也。务得立心正大、制行端方之士，考其先世无有天谴及背弃君亲、世业不仁之术者，方以此经授之。仍须叮咛嘱诫，令勿泛传。如其人果系大贤，亦不必因其先世而弃置勿取。好法易闻，上士难得，此等人乃上士也。若复有人先习不善，至于中年能一旦悔过，心诚向道者，亦许其浣濯自新，不得概行拒绝，以体太上慈悲度人之念。

于戏，我言有尽，我愿无穷。天覆地载之间，何人不可学道，何人不可修道？人人有副性灵，个个自具妙用，登仙入圣，夫复何难？只因宿生气习昧却本来，眼前幻境昏我正觉，遂至认贼为亲，迷真逐妄；三途八难，去而复来；六道四生，回而又往；以天门为寥廓之乡，视地狱为熟游之地。嗟乎，如此岂不悲哉！

吾愿天地众生，受此经者，各发勇猛精进之心，同登莲花化生之果。道岸非遥，求仁即得；鸾舆麟辂，刻日可期。此丈夫也，予日望之！

修道受此经者，先得持斋守戒，结坛净室，焚起十二种信香，礼诵：摩利支天斗姥天尊宝号，北斗七真，南斗文昌，总理天官，斗府无数高真，洞天福地一切威灵，传经启教历代师真。如是四十九日，方许开经阅视。不得赤身裸体及近污秽不洁之物！

是经所在，有仙真下观，神光瑞气，氤氲满室，使人心地开通，精神涌发。稍有触冒，仙真不来，恐外道邪魔乘机扰害，不可不知！平日间，宜谨身节欲，广行善事，遇斗降之辰，键关习静，存运一心，上朝紫府。然后，北斗为子削落死名，注上生籍，身家俱泰，灾祸不生；有所思维，即时解悟。其于道也，庶乎不甚相远矣！

修真之士，能于是经恭敬不懈，至心受持者，吾当护念是人，如保赤子，常以神光灌其顶门，使其智慧日生，于此经文无有疑惑；若在朝廷，急流勇退；若在家园，子孙贤肖，外侮不干；若在山洞之中，蛇虫虎狼、山魃木魅，诸种妖兽，屏迹远遁，不来侵扰；若渡江河，龙神俯首，波浪不惊；若在市廛募缘乞食，使男女老幼一见是人，咸生惊喜，布施不倦；一切水火刀兵之厄，不能害之；修持之际，不使外道邪魔得乘其便。吾与是人，始终眷顾，时刻护持，直至道成之日，是人神通广大，我愿方毕！释典云：“如来不诳语者。”吾岂独不然哉！

卷一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为扶桑之救主，秉大乙之乾纲；气运九天，权综五岳；现千万亿之化身，示圣真仙之密谛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；祯祥瑞应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策。

今日读《清静经》，便要行清静法。夫清静者，清静其心也。人之病根，大约在种种妄念。妄念既除，尚有多少游思扰于胸臆。去游思之道，惟在内观。始而有物，至于无物，无物之极，至于无我；澄水不澜，明月无影；以为非空，纤毫洞彻，但见光明；以为本空，冥冥默默，万象咸具。此际著脚不得，著想不得，洞洞朗朗，玄玄寂寂。结丹之道，备于斯矣。

功行乃升仙入道之津，而积功行当自孝始。济施非贫士所能，然言语之间，诱人为善，阻人为恶，在我不过口舌之劳，而人蒙无限之福，便是莫大阴功。诵《大洞经》，持斗姆咒，可以超拔祖先，弘资冥福，即是孝心。无益之书不必读，无益之戏不必为。有事则干之，务要忠厚存心，利益民物。无事则清心静坐，或诵经，或默朝，念念对越上真。上真至慈至悲，其视学道之士，如慈母之爱其赤子，刻刻放心不过。岂有赤子眷恋慈母，而慈母漫不为顾之理？嗟乎，人生于世，光阴弹指即过，圣人惜寸阴，我辈当惜分阴，诚格论也。有

志须立真志，为学须做真学。久而不懈，灵光一透，仙岛天宫即在眼前，堂堂一条大路、朗朗一座法门，自在人方寸之间。此路即升天之路，此门即入道之门。人肯第一步上进此大路，进此法门，念头不差，脚根便快，成仙作佛，极易易事。

子读《清静经》，当句句玩味，言言解悟，以吾心合上真之心。自家有得手工夫，忘言之妙，乃为真境。游思亦无难除，随起随灭，一刀截断。静坐时，此心不可执著。若为游思之故，束缚大苦，性地安得圆通？灵光何由透发？反要潇洒自如，旷旷荡荡，浑然太虚之体，不为物累。故昔人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执守一中，便为非中，以此故也。游思之不能无，如浮云之不足以累天。久久磨洗，自然拔本绝源，空灵无有。前以游思喻浮云，此确论也。至于日间应酬，非山中习静羽流，岂能免此？吾亦有法嘱子。任他可喜可怒可哀可乐之事，随时应付，过即不留。譬如风雷电雾，天所不能无，而不可谓风雷电雾之即天。喜怒哀乐，心所不能无，而不可谓喜怒哀乐之即心。天有真天体，心有真心体，由我应酬，而湛然空寂，常惺惺存，活泼泼地，此为要诀。

炼丹先要炼心。炼心之法，以去闲思妄想为清净法门。仙家祖祖相传，无他道也。吾心一念不起，则虚白自然相生。此时精为真精，气为真气，神为真神。用真精真气真神，浑合为一，炼之为黍米珠，为阳神，而仙道成矣。以神合气，静养为功，孟子所谓“存心养性”是也。以气合神，操持为要，孟子所谓“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”是也；以精合神，清虚为本，孟子所谓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是也。虽然，精气神三者，分之则三，合之则一。神气者，听命于精者也。人能完其精而神自旺，完其精而气自舒。然后加以调剂之功，返还之道，无患灵胎之难结，而大丹之不成也。此入门下手之法，特书以示子。

子欲炼丹而不先炼心，犹鞭策使奔而羈其足也。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。心灵则神清，神清则气凝，气凝则精固。丹经所谓筑基、药材、炉鼎、铅汞、龙虎、日月、坎离，皆从炼心上立名。至于配合之道，交济之功，升降之法，烹炼之术，此其余事。若心源未能澄澈，情欲缠绕，则筑基虽固必复倾，药材虽具必多缺，炉残鼎败，龙战虎哮，日蚀月晦，坎虚离实。此时欲讲配合，则阴阳不和，不明交济，则水火不睦，欲升而返降，欲降而退升，三尸害之，六贼扰之，一杯之水难救车薪之火。故曰：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。此至言也，确论也。此一语道破天机、打穿魔障者也。

炼心者，仙家彻始彻终之要道也。心地茅塞，虽得丹道，亦是旁门；虽成顽仙，不登玄籍，参不得大罗仙子，进不得大乘法门。是故，欲结圣胎，先登圆觉，此要语也。调剂之功，全在升降。升降之法，全在静观。静不终静，静中有动。有动非动，造化转旋。观不执观，观中有觉，有觉非觉，灵光恍惚。静而后观，观而能静，是为静观。当此之时，鼎虚而

药实，水刚而火柔，一烹一炼，一嘘一吸，皆与天地同其玄化，日月同其运转，阴阳同其清浊，四时同其代序。从有入无谓之黍珠，从无入有谓之阳神。工夫至此，形神俱化之时也。若未曾炼心，依旧是七情六欲污秽俗肠，而欲求长生之术，窥金丹之妙，是犹武夫执干戈而操丝桐之韵，劣马服鞿鞅而骤羊肠之坂，欲五音调畅、六轡安闲，难矣！

上章言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，此万派归宗之论，历代祖师心心相印，非子好道，我决不传。然炼心有不同，有炼闻见之心，有炼无闻不见之心。何谓闻见之心？事至物来，随感而应，无入而不自得，取之左右逢源，儒家圣贤已曾道过，譬如明镜宝珠照物者，镜光珠彩而镜静常明、珠圆自皎，何常因所照而辄变，因照多而辄晦耶？何谓无闻不见之心？寂寂反照，朗朗内观，无人见，无我见，无有见，无无见，无无有见，无无无见，有镜之光而实无镜，有珠之彩而实无珠。当此之时，大觉如来亦当让子一座，而诸色声界尽在子光明白毫中矣。然炼闻见之心，须于动处炼之。炎炎火炕，焦天烁地，而我心清凉自在，如一滴杨枝露水，此谓动处之炼。无闻不见之心，须于静处炼之。一觉万劫，泡影电光，随起随灭，而如如不动，慧性常空，此为静处之炼。虽然，闻见之心与无闻不见之心，总一也，则动处之炼与静处之炼，总一炼心，何分何不分之有？

张紫阳丹书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诚丹家指南也。然采取火候，多用隐语，彼以灵丹为天地之所秘，欲学者静参而自得之。张真用心良苦矣！吾则不然，务要淘尽宿尘，独显一条大路，使学者朝发而夕至，凡有慧根，无不可以造渊微，证大罗仙之位。然而难矣！即如炼心两字为成仙一贯之学，苟非坐破蒲团、磨穿膝盖，岂能不起思为、一无染著、洞见本来面目、证彻无上根源？故炼心为仙家铁壁铜关。攻得此关破，打得此壁穿，所谓圆陀陀，赤洒洒，黍珠一粒，阳神三寸，自在玄官，周通法界。虽有烹炼之功，养火之候，亦可谓造塔七层，独余一项，直顷刻间事耳。子深有道心，勇于砥砺，诚当今之豪杰，何患道之不明，丹之不就？然静观工夫，非心如死灰、形同槁木，不能撇弃一切、撒手悬崖。子世念虽轻，家缘未断，何由卒新此种襟怀、这场事业？嗟乎，青春易过，白发催人，子其勉之，宜自警省！

问曰：弟子觉世缘虽薄，家业正纷，儿童绕膝，衣食萦怀，频年舌耕糊口，虽有学道之心，不获静栖之所，颠倒尘缘，沉沦业网，恐一旦无常，永堕苦海。惟师悲悯，何以教我？师曰：炼丹之法，千言万语，总尽炼心两字，而炼心之法，不必出世。古之成仙者，岂尽入林、杜人事，而后得跨鸾乘鹤、逍遥紫府哉？

总之，日用饮食，无非是道；仰事俯畜，无非是道；戎马疆场，亦无非是道。昔人所谓“动处炼神，静处炼命”，旨哉其言乎！至于习静工夫，《中庸》第一章即说“戒慎不

睹，恐惧不闻。 " 人能不睹不闻时，戒慎恐惧，致中而天地位，致和而万物育，便是如来最上一乘。乘狮坐象，不过此心此理，何以异于人哉？吾子以尘缘俗累为忧，是欲舍现在而欲求超脱之处；君子素位而行，谅不为此也。昔文王囚羑里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陈蔡而操弦歌；圣人遇患难不堪之境，尚能尽性达命，况子今日所处，未必至于如此之极乎哉！我子但患无志，不患多累。有真志即有真学。上而洞天福地，下而羊牢马枥，学道之人，须平等视之。究竟大菩萨莲花宝座，与罪鬼铁床火炕，本同一境。何也？菩萨此佛性，罪鬼亦此佛性也。君子言性而不言境也。

张紫阳 " 意为媒 " 说，寥寥数言，殊未通畅。吾今并为子足之。意原于心而成于性，故有真心乃有真性，有真性方有真意，此意谓之先天一意。夫先天，物象未形，不露朕兆，安得有所谓意？当夫静坐之际，一心端坐，洞然玄朗，无渣滓，无知识，即先天性体也。从此空中落出一点真意，如太极一圈而阴阳于此孕，伏羲一画而两仪于此生，故谓之先天一意。以之配水火，引铅汞，用无不灵。丹道之成，皆此一意为之运用而转旋也。丹家之用意如此，而张子言之，殊见脱略，岂所以教后学、示来兹乎？

玄关一窍，微妙难知。以为在内，非在内也，以为在外，非在外也。虽《中庸》第一章亦曾言过，曰： "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 " 夫未发非玄关也，既发非玄关也，惟将发未发、未发忽发之际发之者，玄关也。略先一息非玄关矣，略后一息非玄关矣。故玄关之在人，方其静时，转眼即是，及其动时，转眼即非，是直须臾耳，瞬息耳。自其大者而言，造化以前，方有玄关。何也？造化以后，天地日趋于动也。天地之动，谁为动之？玄关动之也。一动之后，即非玄关矣。自其小者而言，鸢之飞也，鱼之跃也，昆虫之化也，蟋蟀之鸣也，谁为飞之跃之化之鸣之？一玄关为之也。若就人身而言，则有不同者。何也？手足之举动也，耳目之听睹也，鼻之臭，口之味也，不可指为玄关也。玄关者，万象咸寂，一念不成，忽而有感、感无不通，忽而有觉、觉无不照，此际是玄关也。感而思，觉而照，即非玄关矣。然则玄关之在人，如石中之火，电中之光，捉摸不著。

呜呼，炼丹不知此玄关一窍者，汨没大矣。今人皆气质之性用事，玄关之闭而不通，自出母胎已然矣。惟静之又静，寂之又寂，玄之又玄，空之又空，方得此玄关一窍。此窍也，乃真心、真性、真精、真神、真气之所自出，而玄关者为之机括耳。邵子曰： " 一阳初动处，万物未生时。 " 此内有个玄关一窍，顷刻不见，须急寻之。

昨论玄关一窍，先天不传之秘，历代祖师所不欲尽言者，尽付于子。夫玄关一窍，乃诸圣诸仙特从明心见性时节，提出两字以教学者。心何以明？忽然而明，此玄关也。性何以见？忽然而见，此玄关也。玄关为明心见性之灵机，结胎炼丹之妙括。故古人凭空提出两字

以教后学，使其从针锋上打一筋斗，电光中立一注脚。仙家之分身化气，出水入火，上天下地，千变万化，皆从此玄关参得来、把得定、打得筋斗转、落得注脚实，则变化由心，幽显惟我，无难事矣。此数言皆天机也，非有十年苦功，钻研不透。虽然，执着十年便是痴见，易则顷刻，难则终身。子具宿慧，谅决不难。

启曰：弟子觉以宿世因缘得遇圣师指示大道，非不黽勉以从，卒为口舌之故，频年教授，如伏枥之马，为人驰驱，志在刍粟而已，而性命之学从未望见，苦海深沉，举头无岸。一念及此，不觉心火上炎，通身汗下。惟师悲悯，何以教之？师曰：子今日工夫，自问可以做得的，只管做去，做得一分是一分，虽非要道，亦是将来得道根基。譬如造屋，先要筑得屋根坚固，排得四柱著实，则重楼复阁、画栋雕梁，可以次第而成。苟尺土不施，寸薪未积，而徒妄想高堂，游心广厦，何异缘木求鱼也？丹书不可不看，亦不可按图索骥。子试习静修，一有入手，自然妙绪纷来，头头是道，虽欲住手，不可得矣。子宿具慧根，注名仙籍，深造以道，何可忽乎哉？

我从来教人，只说从下等工夫做起，下学自然上达。虽然，亦无所谓下等上等也。如炼心两字，下等在内，上等亦在内。去妄想，除游思，便是下等。顷刻之间，直超圆悟，便是上等。古亦有之。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哉？然未做工夫与方做工夫，不可便作此想，恐躁心乘之。先难后获，实静修之要诀也。至于采药炼丹，子既读丹经，已知大略。静修既妙，自能节节相生，头头是道，无穷妙境，从先天一意流出；非但空空之知、虚虚之觉，实有真乐真受用处；一元常见，万象回春，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我之于子，无言不尽。宿世根由，一朝觐面，非惟子不能无我，我亦不能无子。子道之不成，我之忧也。日中稍暇，须端坐片时，内观心体。子忿念嗔念最多，若能清静，便拔出一大业障。凡诸病根，次第除之。绵绵做去，自有机缘凑合，天从人愿。尘累一清，身心无碍，根基自如，大道何难？

吾教子从下等工夫做起去。古来成仙得道者，类多如此，岂独子为然哉？静以养心，明以见性，慧以观神，定以长气，寡欲以生精，致虚以立意，此要诀也。静则无为故心清，明则不昏故性见，慧则能照故神全，定则常存故气舒，寡欲则一元固故精生，致虚则万缘空故意实，此要诀中之要诀也。至于丹经所立种种名象，甚觉可删。曰铅汞，曰日月，曰乌兔，曰金木，曰婴姹，曰东三西四南二北一，皆后人因义立名。其要语也，不过精气神，而三元五行尽此矣。宜降则降，宜升则升。静以守之，虚以合之。运之以意而未尝有意。得之于心而本无心。动而与天行之健，其动则静中之动也。静而与地体之凝，其静乃动中之静也。而吃紧处在玄关一窍，要见得透，握得定。前日两论已尽之。大道无为而至简，并无奇怪足以骇人听闻，固尽人所可为者，况聪明笃志如吾子者乎？丹士好为新奇可喜之论，我不知其道

为何道，丹为何丹也？

子看丹经，当得其大要。如紫阳氏所著 " 心为主，神为君，精气为从，意为媒 " 诸说，皆要言可听。至其抽添换火，立为十转之法，此不可尽信者也。夫炼丹犹如炊饭，火急则焦，火缓则生，不急不缓，饭乃味全。炼丹火急则铅走汞飞，故贵绵绵若存。火缓则鼎寒炉冷，故贵惺惺常在；不急不缓，火候到时，群阴自消，阳神自见。何必多立名色，行岐途以乱学者？今再将二字诀申明一番：曰静，曰观。观时主静，静时有观，炼丹之法备之矣。

张紫阳丹经后段，以日中十二时配左右分数，或其自历之境，亦未可知。然人身脉络微有不同，则用火或有不合，各人自去阅历，自去证验。而张子欲以一己律天下之人，则惑矣。吾所以教子以炼心习静，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，我之火候如此，子之火候未必如此。我自有心得，必欲强而同之，是胶柱鼓瑟矣。子一俟秋凉，即便习静。一点诚心，万缘俱息，内魔既清，外魔自绝。且子诵《大洞经》，护法诸神不离左右，可无以此为虑。夫人心业未断，自己便是一大魔头。意念知识，俱是魔将魔兵；肝肾肺肠，俱是魔巢魔窟。若心地灵明，性源澄澈，志立得真，愿发得大，虽有十万魔军周匝围绕，何惧之有？大丈夫铜肝铁胆，为宇宙干大事业，虽见刀锯鼎镬，尚不怕死，况魔者不过幻境乎！何曾见幻境能乱真心？勇往直前，有进无退，子其自矢勿懈！

问曰：静坐几时，可见元神元气？师曰：静坐至无思无念之时，则真息绵绵，元神见而元气生矣。曰：神气有形乎？师曰：清空一片，安得有形？曰：然则何以谓之神？何以谓之气？曰：其中灵者谓之神，运者谓之气。曰：无形何以结丹？曰：无中生有。曰：静坐几时，方能无思无念？师曰：初学打坐者，数刻之后，方能屏除幻妄；习静既久，一饭之顷，恍恍惚惚，已入无何有之乡矣。初学不但于坐时存心，凡操作经营，须要把打坐时所悟所得，时时护持，则定力易成，妙境易至，入定益深，遍体融化，如岭云川月。丹家采铅引汞，亦于心斋坐忘之际流出一点胎息为之耳。

问曰：弟子觉夙遭冥凶，动遭多难，自分此身早填沟壑，茫茫万劫，芥子牛毛，何幸今生今世得遇圣师指示大道！感而思奋，继之泪零，诚敬益加，灵丹秘旨，望悉相传！弟子得道之后，誓当长居门下，永远皈依！师曰：吾向来所谈，本详性而略命。子心所未谦，在此而已。夫结丹始于炼心，炼心在于静观。静观之至，大药自生，三元互见矣。安炉立鼎，巽风坤土，紫阳之说可听也。至于火候之运行，则更有说焉。夫人身血气流通，其循环升降，原应周天之度；动中不觉，及至静时，则脉络骨节之间，曛然而上升，油然而下降，分寸不差，毫厘不爽；自尾闾逆至泥丸，自泥丸顺至绛宫，翕聚神房，与五行之气浑合为一，归于中黄脐内。所谓 " 一点落黄庭 " ，此其时矣。抽铅添汞之法，不过如此。诸说纷纷，琐碎

极矣。

阳神之脱胎也，有光自脐轮外注，有香自鼻口中出，此脱胎之先兆也。既脱之后，则金光四射，毛窍晶融，如日之初升于海，珠之初见于渊，而香气氤氲满室矣。一声霹雳，金火交流，而阳神已出于泥丸矣。既出之后，全看平日工夫。吾所以先言炼心，正为此际也。平日心地养得虚明，则阳神纯是先天灵气结成，本来无思无为，遇境不染，见物不迁，收纵在我，去来自如；一进泥丸，此身便如火热，金光复从毛窍间出，香气亦复氤氲；顷刻间返到黄庭，虽有若无，不知不觉，此真境也。若心地未能虚明，所结之胎决非圣胎，所成之神原带几分驳杂，犹人气禀昏浊，多以气质之性用事，其神虽出，一见可惧则怖生，一见可欲则爱生，殆将流连忘返，随入魔道；此身虽死，不知者以为得仙坐化，谁知阳神之一出而不复者，殆不可问矣！前言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，由今推之，则炼心为成仙彻始彻终之要道也。昔言一半，今曰十分，再加之曰十二分，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！

问曰：倘心地未能至虚至明，而胎神已出，为之奈何？师曰：必不得已，尚有炼虚一著。胎神虽出，要紧紧收住，留他做完了炼虚一段工夫，放那猴子出去，则真光法界任意逍遥，大而化之，不可得而知矣。敢问：何以谓之炼虚？曰：难言也。

前言火候之法，予今日所看丹经，与我意合，不过主静内观，使真气运行不止而已。又谓之抽铅添汞，不过真水常升，真火常降而已。古圣“惩忿窒欲”四字，是沐浴抽添之要诀也。忿不惩则火宜降而反升，欲不窒则水宜升而反泻。虽十分工夫，做至九分九厘，亦必丹鼎飞败，真元下泄，且有不测，不止不成已也。然惩忿窒欲，尚是勉强工夫，必至无忿可惩，无欲可窒，连惩窒之念俱忘，方可成丹。

炼丹之法，始于炼心，继以采取，终以火候，如此而已矣。炼心之法，静观为宗。静中之观，有观无物；观中之静，以静而动；元精溶溶，元神跃跃，元气腾腾，三元具矣。采取之法，真意本于真心，真元由于真意，引之而升，如珠之引龙，懦懦乎不蹻不慢，引之而降，如竹之引泉，涓涓乎不疾不徐，如奏笙簧，如调琴瑟；男欢女爱，夫刚妇柔，两情和畅，送入黄宫，而采取交会之理毕矣。至于火候，以真气薰蒸为沐浴，以绵绵不绝为抽添；一年十月，有物如人，从中跳出，徘徊于太阳之宫，出见于泥丸之府，而一身之丹成矣。至若炼虚，全要胸怀浩荡，妙至忘身，无我无人，何天何地，觉清空一气，混混屯屯中，一点真阳，是我非我，是虚非虚，造化运旋，错行代明，分之无可分，合之无可合，是曰炼虚。炼虚者，以阳神之虚，合太虚之虚，而融洽无间，所谓“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”者也。此出胎以后之功，分身以前之事也。

问曰：阳神出胎以后，尚在人腹中，何能与太虚合体？师曰：虚其心可以忘形。人而至

于忘形，则阳神在腹中，与在太虚无异，何不可合体之有哉？总而言之，炼虚只完得炼心末后一段工夫。但幻身有形，故曰炼心；阳神无形，故曰炼虚。曰：炼虚工夫，要做几时？师曰：九年温养，不过做得炼虚一著。炼虚之妙，变化无穷，可以踏霞驾云，浑身飞去，岂特出神而已乎？然此一著最不容易，千人万人中难得一二人也。

问曰：炼心炼到一无所有，脱胎之后，可以省却炼虚一节否？师曰：既炼至一无所有，则身心皆化于虚，更何虚之可炼？以一无所有之心，结一无所有之胎，养一无所有之阳神，合一一无所有之太虚，显大法相，放大毫光，百千万亿身遍满虚空际，譬如明珠发光，总一光而已。若炼心时节未能淘尽宿根，则阳神为夹杂之神，虽欲飞腾霄汉，犹如绵里藏针，油中著水，不容相入，是以假九年温养之功，做脱胎炼虚之学，仍炼至一无所有而后已。约而言之，炼心之阳神，性之也；炼虚之阳神，反之也；性反之间，非人所能为也。问曰：诚如师言，炼心之阳神，可以不费温养之功，而出神太早，丹经所呵，此何义也？师曰：我所得传于子者，以炼心为最上一乘：从此结胎，是个圣胎；从此出神，是个圣人；放大光明，超出三界，与太虚而常存，后天地而不毁，此西方古佛修行之妙道也。奈何世之师家，但知炼命，不知炼性；但知开关闭气、移炉换鼎之法，不知性始真空、浑然无物之理，所结之胎原是凡胎，所出之神原是凡人，依旧上不得天，依旧参不得圣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重做工夫，使这孩子重去修真学道，重去明心见性，实者虚之，有者无之，此所谓因其本而反求其末也。譬如一人本原虚弱，兼带风寒，盲医无识，但去补其虚弱，连这风寒通补在内，病何由去？仙家炼命之学，补原之药也；炼心之学，去病之药也。欲要炼命，必先炼性；欲要补元，必疏其杂病而先去之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是以精修之士，独重炼心，淘得一点元神如水月交辉，火候到时，胎神圆满，揭开鼎盖，跳出轮回，尽天地，遍乾坤，都化作一团紫彩金光，上贯三清，下彻六道，将见元始至尊与毗卢遮那古佛欢然来会，与之握手叙契阔之多时，恨相见之已晚。此近在顷刻之间，而更何九年温养之可言哉？

数息者，所以收其放心。若能静观，刻刻内照，安用数为？夫静观到一念不起之时，方可用意寻玄关一窍。既云一念不起，而又何用意寻？不知用意之法有个妙处，在无心中照顾，如种火者然，不见有火而火不绝。万境皆空，忽然一觉，非玄关而何？从此便要认得这个机关清。譬如有人乘千里骥，绝尘而奔，吾要认得这个马上人，暂一经眼，牢牢记著，颊上三毫，宛在目中，如此玄关方为我有。长生不死，超出万劫之外，全凭此时一觉为我主张；千变万化，全凭此时一觉为我机括。然此一觉，非易事也。明珠美玉无价之宝，可以智力求，而此一觉，不可以智力求。然亦非难事也。走遍天涯，原来近在这里，个个人自有的，不费一钱去买。或者曰：炼丹应有切实工夫，安用此一觉为哉？吾应之曰：此一觉，无始以来不可多得，太极得此一觉而生天地，吾身有此一觉而成仙作佛。总计之，有两个一觉。然此一觉在何时寻、何处寻？曰：静极而动之际，有此一觉，静时固非，动时亦非，露

处在一息，一息之后不见矣。

卷二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为上清之使相，本元始之分形；代代显灵迹，时时见化体；居崆峒而传杳冥之诀，度函关而修道德之文；在世为帝王师，在天为神仙伯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；赦罪赐福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篆。

太极者何也？曰：混沌以来一粒金丹也。生天生地之后，太极无乃焕然而散乎？曰：太极可以变化，一变而为万，万具一太极；万化而为一，一仍一太极也。此太极也，大则包天地，小则入芥子；天地形而太极无形，天地毁而太极不毁。呜呼，知此说者，可以炼丹矣。丹者何也？人中之太极也。一身可分为万身，万身仍合为一身，犹太极之一而万、万而一也。呜呼，知此说者，可与言阳神矣。

问：玄关一窍，窍字如何解说？师曰：窍者至虚之义。凡物虚处，触之而易动，人呼而应在井中，风鸣而响入谷底，自然之理也。人心无物则虚，至虚之中，偶有触著，机会相照，跃然一动，此跃然一动之时，即是一点灵光着落处。《易》曰：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此之谓也。

问曰：太极生两仪，有所蓄积而然乎？师曰：炁有蓄积，而神无蓄积。这个机关一到，资始资生，间不容发。故太极一开基，而万象皆从此兆。曰：无极太极何以分？此中有个玄关一窍，此无极太极所由分也。无极即是太极，此不易之论也。吾只言太极，不言无极，意盖如此。恐子不明，故又曰：无极即太极。夫无极，○也，太极，⊙也。但有个玄关一窍，而无极太极之名由此分，其实无可分也。若曰太极生天地，天地分而太极遂判，似也。然天地判，太极未尝判也，太极浑沦，原如未生天地以前。《中庸》曰：“语大天下莫能载”，太极包乎天地之外也；“语小天下莫能破”，太极入乎万物之中也。合之天地，同一太极，分之万物，各一太极，而太极何判之有？然阴阳判而为天地，何耶？曰：此太极之用，而非太极之体也。阴阳者，太极之用也。天地之外，天地之内，犹太极包涵贯注者也。太极毁则天地毁矣，然天地毁，太极终不毁也。何也？虚而灵也，虚则无物，灵则长存，何毁之有？故结丹者，还太极之体则丹成矣。夫吾言玄窍一觉而为太极，亦何与结丹？不知人见得玄关一窍时，则至虚至灵之物完完全全在我方寸。此完完全全者，太极是也，炼神之太极也。有此太极，使阳升于上，阴降于下，结而为丹，犹太极之生天地也，炼形之太极也。

丹者，单也。惟道无对，故名曰丹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谷得一以盈，人得一以长生。一者，单也。故吾解之曰：单，一之义。夫太极生阴生阳，阳与阴对，何名曰单？夫

太极未尝有阴阳也，一而已矣。生阴生阳，其在两仪将判之时乎？凡物偶则生，太极一，乌能生阴生阳？吾则不言太极，试言伏羲一画，此何义也？偶则生，一则否。伏羲何不画二而画一？《中庸》曰：“其为物不贰。”不贰，一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一阴一阳，道之用也。若道之体，则无阴无阳，而为阴阳根。故曰：太极未有阴阳，阴阳者在两仪将判之时乎？夫太极既无阴阳，则此一物是何物也？曰：神也。神为化体，得玄关一动，而动者判为阳，静者判为阴，而太极开花结子矣。然则太极其一乎？其单乎？人身件件皆偶，反乎单则丹矣。所以反乎单之道何在？曰：致虚守寂则反乎单矣。丹，太极也。无极即太极也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

问曰：师前言玄关一窍，而无极太极遂分，则似乎气在先而神在后；今曰太极之一。神也，则似乎神在先而气在后。愿吾师以圆通识，以广长舌，解弟子之疑。师曰：太极以神而生气，分之无可分也。譬如空中有火，火性本空。既云空中有火，则大地山河园林草木，尽应烧却。又云火性本空，则以空丽空，究何著落？两空相见，性于何生？太极之于阴阳，亦犹是也。太极无阴无阳，而阴阳之元苞于此。假使太极先有阴阳，而灵光落入于中，则所谓太极者，渺乎其小矣。惟是混混沌沌，氤氲氤氲，无可见为阴阳，不可分为阴阳，而玄关一动，阴阳各判，为天为地，蔑不由此。譬如取火之镜，其中不见有火，而日中一照，灼艾焚手。由此观之，何者为所先，何者为所后乎？

问曰：师言太极。神也，浑浑沌沌，氤氲氤氲者，气耶神耶？神从内生，抑从外入乎？弟子汇神集聪，恭听法音。师曰：一真未凿，谓之混沌。一元方兆，谓之氤氲。神生气，气生精，太极之所以顺而生也。精化气，气化神，人以逆而为仙，返本還元之义也。神非从内生，非从外入。若从内生，则必有太极而后有神，先成一个。子，以待神之生。太极无待也。若从外入，则太极之大，其大无外，更有何处从此入来？太极无外处也。既不在内，又不在外，神从何始？始于自然耳。自然亦何所始？有太极便有神。虽然，便字亦著不得，太极以神为太极。虽然，为字亦著不得，太极即神，神即太极。虽然，即字亦著不得，一经思议，一经诠解，便非太极。总之，。而太极之义完矣，何外何内、何始何非始耶？即如石中有火，镜中有火，此火从何处始，从何时始？或从内生，抑从外入？若谓生石时始，铸镜时始，石未生，镜未铸，其火安在也？若谓从石中镜中生出，则石何不为灰，镜何不为液？若谓从外生入，则金石至坚，岂有罅漏？此际不可以拟议也。然则果何以始，何以生耶？凡物皆始于空，太极空者也。以空遇空，无微不空。以空归空，何性不同？空能生一，一能生万，以万还一，一复于空。空者，万之祖也。学者要见真空，勿见假空。要见灵空，勿见顽空。要见全空，勿见半空。要见性空，勿见形空。要见虚空，勿见实空。要见常空，勿见怪空。要见本来空，勿见过去空。要见仙佛空，勿见外道空。要见日月星辰山川动植有形有象之空，勿见霜花泡影石火电光无踪无迹之空曰空。

丹者，金之体乎？天一生水，水无金母，何以能生？吾故曰单。丹者，单之义也。又解之曰：单者，一也，取天一之义也。夫地四生金，水生时金未曾有，不知太极流下阴阳之气，中具五行，金性完全在内，而太极一片空灵明净之德，其性是金性，其色是金色，统于五行之先。故阴阳两判，第一便生水，母生子也。地四生金，据形质言耳，非所论于无形无质之时也。何以见太极之为金性、为金色？夫得道之士，证圆明妙觉元，则身见金色，头放金光。夫圆明妙觉元，太极之体也，而金光金色，即时相应。仙家结丹，先求身中太极，而所结之丹如一粒紫金，阳神示现，遍身皆作紫磨金色。太极何独不如此？且以理言之，五行之中，惟金性最空，惟空能久。凡物空则响，金能响，是以知其空。金性又最动，动则灵，灵则能变化，以其所生之子知之。金之子，水也，水性流而不息，象其母也。以子性知其母，惟太极者，空而灵者也，其色金光，其性金性也。

炼丹者，炼一也。何谓之炼一？一者天一也，天一者金也。太极，金性也，此自然之妙，非有形质者也。故炼丹者炼其金为纯金，而丹成矣。夫人五行皆具，而金为最先，何以故？天一生水，水，金之子也，凡物无母不生。要知先天一点真金，在人身内，人之声音，是即身中之金也。就五行而论，木有声乎？木之声橐。水有声乎？水之声淅。火有声乎？火之声飐。土有声乎？土之声釜。惟金之声镗。故小儿出胎，镗然一声，金为之也。金空则响，子离母胎则空矣，故能响也。母就子养，金就水居。水，天一之所生也。世间金之所在，必有白气上冲。人身之精其色白，金之气也。故炼丹者，采取元精所吐之华，与离中汞结而为丹，火候既到，金光外射，其所本然矣。然而金畏火炼，见火则销，奈何以坎中之金，反就离中之火？以法象言之，金长生于巳，巳，火也。人但知金之畏火，而金实爱火，人不知也。何以见之？金在土中，但见有土，不见有金，被真火一逼而土气始消，金形遂显，犹如儿在母胎，不能自出，灵机之动，始见三光。火者，金之灵机也。故土中有金，其上必无霜雪，金爱生于火，原带火性也。然则以坎中之金，就离中之火，盖还其所本，从其所好也。丹之为金，廓然矣。

泛意非意也，游思妄想也。意者，的的确确从心所发，意发而心复空，故又曰：有意若无意。意之为用大矣哉！初时阳生，意也。既生之后，采取原阳，意也。既采之后，交会神房，意也。既会之后，送入黄庭，意也。意之为用大矣哉！不特此也，阳神之出，意也。既出之后，凭虚御风，意也。游乎帝乡，反乎神室，意也。意之为用大矣！

或问：阳神能饮食言语，亦有脏腑乎？曰：可以谓之有，可以谓之无。其有者何也？十月之后，明明生出一个孩子，会笑会话，能饮食，能步履，若无脏腑，是一傀儡耳，言语坐作，谁为主之？我故谓之曰有。其无者何也？阳神至虚而无物者也，日行无影，泥行无迹，

入火不焦，入水不濡，可以藏形于金石，可以变化为飞潜动植之类；若有形质，何能辗转圆通、化机无碍？吾故谓之曰无。然则阳神其真有乎，其果无乎？曰：有则天地间皆阳神，无则我心中本无物。高上之士，与道合真，道能变化万象，随物赋形，则阳神之有也信也。道者无形无声，包络天地，以空生一，以一生万，万复于一，一复于空，以空运空，乃见化工，则阳神之无也信也。学者须领会这个原头，方不为幻形幻想所惑，而阳神之成与不成，出与不出，可听其自然矣。

结丹之道，一而已矣。得其一，万事毕。一者一也，一可以名言者乎？曰可。一无他，虚而已矣。吾自与子谈道，只说得一虚字。炼心，虚也；用意，虚也；采药，虚也；结胎，虚也；火候，虚也；阳神，虚也；炼虚，以虚还虚也；玄关，以虚觉虚也，千虚万虚，总是一虚。虚非空空之虚，乃实实之虚；虚非散散之虚，乃浑浑之虚，故曰一。我今不说虚字则已，若说虚字，子试观身内件件皆虚乎，件件皆实乎？本来皆虚也，而子皆实之。心本虚也，而子以根尘实之。神本虚也，而子以思虑实之。精本虚也，而子以淫欲实之。气本虚也，而子以劳扰实之。意本虚也，子以喜怒哀惧实之。鼻本虚也，子以多嗅实之。耳本虚也，子以多闻实之。目本虚也，子以多见实之。口本虚也，子以多言实之。手足本虚也，子以妄作实之。毛窍本虚也，子以腥秽实之。本来件件皆虚，经子件件皆实，而身心遂为实所桎梏矣。嗟乎，以至虚之物，而遇至实之子，如毛羽之入水，不能飞扬，必至腐烂矣。然则何以反乎虚？儒家曰止，道家曰静，释家曰定。将实者刻刻消除，如一只缸，满以粪土，去之要费工夫。若能当下即证本来，片时直超无漏，如疾风卷尘，太阳消雪，斯为无上明觉，结下丹元，转盼间事耳。

问曰：人之妄缘皆生于见，何以能使见如不见？师曰：善哉，此切问也。人之根尘，惟见为害最大。子问见如不见，惟全其神，使安其心。其要有三。一者于未起知觉时涵养，如空中之月，澄净明洁，无有渣滓，如如不动，了了常知，美色淫声，究同我性，物不异我，我不异物，物我不分，神无留去，常在于心矣。一者于将起知觉时，惺惺不昧，发皆中节，如琴上之弦，太和之音，应指而发，悠然有领会处，而不著于物，则起而不起，神在于心矣。一者于知觉交代之际，辩得明白，见得机微，如御车之马，二十四蹄谐和合节，众马之行如一马，众蹄之动如一蹄，云行水流，出于自然，不使杂尘浑入其间，则流行无碍，旋转太虚，神在于心矣。虽有所见，神与见离；神虽在目，见与神合。何谓神与见离？物即触见，见不缘物，见即触物，物不缘见，如镜光照影，影未尝有心入镜，镜未尝有心触物也，神何驰之有？何谓见与神合？无物未见，见性不灭，有见有物，见性不起，万形外过，一真内涵，如琉璃中火，照见一室中所有之物，而火在于琉璃中，不在琉璃外也，神何驰之有？总之，静照常明，真神自在；日月有尽，慧眼无穷。子不见夫鱼乎？鱼不见水，鱼性自乐；鱼若见水，鱼性自劳。见如不见，应如是观。柳下惠纳女于怀，目中不见有女也。炼丹炼

心，总是一炼。炼心者，炼其所有之心也；炼丹者，炼其本无之丹也。心谓之有，丹谓之无，何有何无？此中有妙理焉。心以神为君，神在于心，则丹为我有；神驰于物，则我不有心，我不有心，则火炎，火炎则汞竭，大药失其一矣。大道虽贵无心，然无中之有，斯为真有。炼心者，炼其无中所有之心也。丹以精为主，精非交媾之精也。交媾之精，夹杂欲火在内，水中带火，其味咸而不用。故海水可煮盐。海者，水之谷也，深夜从高冈望之，往往火光灼空，浮游水面，此其验也。大丹无形无声，无色无味，岂容得杂火之精？故采精须采元精，清空一点，若有若无，结下灵丹，一个赤条条的孩子从此中跳将出来。这个孩子，虽若有形有象，其实无形无象者也。以本无之精，炼本无之丹，养下本无之孩子，故炼丹者，炼其有中本无之丹也。若神不守舍，则为无心，无心则孩子不灵，但会著衣吃饭，不会读书谈道。若精非元精，则为精卤，精卤则孩子不育，虽结胞胎，半途必废，如女人小产，未见真形。故心要有，又要见无心之有；丹要无，又要是中有之无。有有无无，乃为化机，名曰至道。

炼丹非有事事也，无所事事，方谓之炼丹。人能无所事事，以至于心斋坐忘，丹亦何必炼！丹至于不必炼，乃善于炼丹者也。世之附会于炼丹者，把炼丹看做一场大事，惊天动地。嗟嗟，这个主意，便与丹远矣。道以自然为宗。太极生天生地，亦最寻常，最平易，不知不觉，以虚化虚，以真合真而已。人身中自有太极，既有太极，则阳升于上，便是生天；阴降于下，便是生地；天地混沌，仍是一个虚灵含元之太极，并非奇怪。不假思为，安坐一室，欲仁仁至，以我身之所有，为我身之大丹，如富户人家，著衣吃饭，取诸宫中而有余也。自家有性，自去见性；自家有命，自去立命。丹道无他，不过要性命二字而已。今人不要性命，是以速死，而诿之大数，难道悟真登仙者，其大数该是长生不死、超出三界的？良可笑也。佛经云：“不生不灭。”今人做病，本于生生太过。以妄想生妄尘，以妄尘生妄境，以妄境生妄业，转转相生，生生不已。生必灭，有灭必生，累于万劫，转生转迷。于俄顷间，一念忽生，一念忽灭；即此一念，便是生生死死之因。有念必有相，一相忽生，一相忽灭；即此一相，便是生生死死之地。有相必有物，一物忽生，一物忽灭；即此一物，便是生生死死之缘。人于一日内，不知生生死死，轮回欲海，几十百千次，而么形之变化，此其远者矣。或曰：太极生天地，何谓不生？曰：太极生天地，而有不随天地生者在，故太极不灭。

炼无可炼，丹何以丹？炼虚而成其为虚，则丹成矣。虚者无物，炼些甚么子来？子要炼丹，正须拣没有甚么子处炼。炼出些甚么子来，究竟没有甚么子，则大丹在于我矣！夫无上之道，原无可道，无上之丹，原无所为丹，欲执形象而求之，背道远矣！子试思自己身中，那一件实是有的？手乎足乎？耳目口鼻乎？肝肾肺肠乎？心胆骨血乎？情识知虑乎？其中采出一件来，实实可以认得是吾有的，子便将认得是吾有的这件炼起。细思之，都是么形，

与我无干。非惟无干，只因这几件，为我大累，使我不能成仙作佛。于今将这几件尽行撤去，单单寻出实是我有的一件来，做个不生不死之根本，则长生由我，超出三界由我，飞腾变化，何事不由我？而奈何以有形之物，而累无形之本哉？嗟乎，世人庸庸碌碌，自谓求生，其实求死，良可哀矣！子为人不慕荣利，不贪酒色，诚入道之根器，而机缘未到，滚滚红尘，翘首云霄，致身无路，犹千里之马困于盐车，无可如何。子姑安心待之。若能身在红尘，心空白浪，时时见性，刻刻修身，随他火山万丈威光，洒我银瓶一滴甘露，使炎炎之势片时烟消焰灭，这个便是真正学道，真正炼丹。弥久弥笃，不厌不倦，自有仙真下顾，授以灵文宝篆，为世仙师。子其勉之，勿谓我言之妄也。

炼丹者，全然不要把炼丹二字放在心上。就是果有一粒金丹吐在掌中，被人劈手夺去，我也不以为意，看他不甚希罕，毫无芥蒂，方是炼丹之人。夫丹为宝丹，非比珍珠美玉，何为看不甚希罕，如此轻贱他，岂不是大罪过？要知炼丹之士，不具此宽大心胸，年年日日炼丹，究竟炼丹不成。何也？丹者虚无之体也，以有心执持，则非丹矣。是故未炼之先，我如不欲炼丹；既炼之后，我如不曾有丹；升乎清虚，游乎碧落，徜徉乎金彩玉光之中，遨游乎珠宫琼阙之下，吾如不曾见些甚麽来，视异境有如常境，视真人犹如常人，都看做是固有之物，如我平日著衣吃饭，家常使用，方是豪杰襟怀，真仙种子！孟子所云“不动心”也。譬如人获一颗明珠，把他做一块瓦砾看，则我与珠相忘，珠安于我，我安于珠，何等快乐！若竟作珠看，时时抚摩，刻刻记着，则此珠反足为我累。有累则心不空，心不空则背道矣。楚人得一玉杯以为至宝，恐有惊触，纳之匮中，裹以锦茵，可谓善藏矣。揭而观之，既置复取，既取复置，两目清黄，双手颤发，误触其匮，玉毁不全。人之于丹，亦犹是也。视之不甚惜，深所以惜之；视之为奇珍，适所以害之。就是火候，也要平平常常，有心无心，勿忘勿助，听其自己运用，水到渠成，薪多肉烂。分寸铢两之说，大足误人。此矜夸自炫之辈，作此议论，迷乱学者，以为炼丹乃至难之事，舍我莫知！呜呼，吾尝阅丹经图籍，都说火候必有秘传，心心相授，孰知至庸且易，平淡无奇者乎？吾以子好道，故以一言点破，传之世间，命不知学者省却多少心思！此我之大阴功大济度也。

子骨胜于肉，魂强于魄，虽瘦不妨。所嫌心火太旺，火旺则血枯。日中宜寡言少思，闭目以养神，调息以养气，身若浮云，卷舒自如，物来触我，我不著物。久久行之，自然诸疾销除，身心舒泰。此非难事，动静可持。邵子云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此学道有得之言。看他心地，何等灵通，何等快乐！便是活泼泼地一个神仙也。从古升玄之士，有历千年方登仙籍，有历几世始跻云路，最少也有百年、六七十年，又最少也有三四十一年，一二十年，方得真仙接引。子以百日之功，随冀异常之遇，从古以来未之有也！吾与子约：子勤修不怠，三年如一日，许子仙缘凑合，上达有阶。子其自爱自勉，毋负我心！

精气神，名虽有三，其实一也。人俗情未断，游思纷扰，故精气神各分头以应之。至人斋居坐忘，精气神何分之有？太上不言丹而言道，良有以也。淆之则三，澄之则一，三者非神非气非精，一者是神是精是气，囟囟囟囟，一个太极，一粒金丹，动含一切，静照十方，至灵之机，不分之象，其妙不可尽言也。吾与子言道，可谓深且悉矣。知之非难，行之非易。子能穷究，得其指归，融洽于心，体验于事，虽未即飞升遐举，亦是一个得道高人，天神相之，道体圆通，灵根永妙，悠悠乎神仙之徒矣。夫道之要，不过一虚。虚含万象，世界有毁，惟虚不毁。道经曰：“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”道无他，虚而已矣。形神俱妙者，形神俱虚也。

吾向来谈道，始言炼心，直至白日飞升，参此一条线索，更无别径可以令人朝发而夕至也。子其于此认得清乎？性命两字，如玉连环，分解不开。今人修道者，畏性功之难，先从命宗下手，沾沾于坎离水火之际，胎既结矣，神既出矣，未能荡涤尘根，直超无漏，则升腾变化之间，究竟有些滞碍，清虚玄朗之境，不容站著脚根，欲其游行太虚，竟同一虚，难矣。夫人之能断生死、脱轮回者，全从性宗了当。于此有未彻，虽婴儿养得长大，到底是一俗汉，是一顽童；升至半天，恐落下来；或过几千百岁，难免堕落。何也？不曾晓得虚字，纵使晓得，亦不曾实实到得虚字也。即使先做命功，后归性学，是留难的在后面；阳神初结之时，胞胎里必带些夹杂之气，非再加面壁之功，恐难磨洗一清。是故先命而后性者，殆欲求速效，连累这孩子不能成个圣婴。由性以至命者，要做真学问，心要见真心，性要见真性，神要见真神，精要见真精，气要见真气；性命不分，一举两得；道成之日，位为天官，超出三界，先天地而有，后天地而存。此的真宗，任他花言巧语，不能出我这几句。

请问：佛家舍利与道家金丹是同是异？师曰：佛家以见性为宗，精气非其所事事也。万物有生有灭，而性无生无灭。涅槃之后，此物固是圆明，超出三界之外，永免六道轮回，所余精气结为舍利，时放光明，忽隐忽现，佛之神通，大抵如此。夫佛既涅槃，遗下精气乃无知之物，何分隐见，谁放光明？吁，乌得言无知也！虽然，亦何得言有知也！譬如明珠放光，谁为为之？珠生于蚌，蚌之精华结而成珠，珠既出蚌，与灵性别矣，而圆明如月，由其精气在是也。人身精气神原是一非二，佛家独要明心见性，洗发智慧，将神光独提出来，余下精气交结成形，然其诸漏已尽，百结俱销，则其精为元精，气为元气，虽不比神之洞明普照，然亦故是灵物，故光明隐见，变化不常，此其理也。而其所见之色各有不同者，世间宝物数种，光彩陆离，随其质性；精气，人身之宝物也，身具五行，故有五色，故舍利所见之色不同。由此道以推之，佛家之所谓不生不灭者，神也，即性也；其舍利，精气也，命也。彼修性而不修命，故灭度之后，神升于虚，而精气留于世也。

若吾道家性命双修，将精气神浑合为珠，周天火候孕成一个轻如片云、娇如处女、与吾

一般的孩子，神在是，精在是，气在是，分之不可分也。或曰：修仙之士，亦有坐化的，流出舍利，既是性命双修，何得复有舍利？吾应之曰：若因有舍利，其所修者，必是佛而非仙，详于性而略于命者也。性命双修之士，将此身精气神团结得干干净净，骨血皆化，毛窍皆虚，血如白膏，体若纤云，赤如日，热如火，贯通百体四肢之间，照耀于虚无朗净之境，故能升沉变化，随意圆通。释、道之不同若此。至若性体本空，六根常寂，不以有物累无物，始能以无物照有物，慧炬无方，真如永湛，则又同。

炼丹者，阴尽而阳自见，阳壮而阴自销。人身七情六欲，总是阴根。拔去这根，真阳发露。凡物阴重而阳轻，阳清而阴浊。轻清而上升，重浊而下降。故末有情欲方炽，而可以冲举霄汉者也。阴性寒，阳性热。一阳初动，大地回春。子独不见天时乎？三冬阳伏，则天地闭塞。今人机心内运，精涸气嘶，一派冬令，故毛窍干枯，肌肤皱裂，何异冬天摇落之象？交春，阳气发生，群阴退听，故百卉舒花，土膏润泽。犹人真阳在中，则发白重黑，齿落复长，肤理腠密，融莹如玉。人身天时，异形同理。

凡人情欲未断，则精是阴精，非阳精也；气为阴气，非阳气也；神为阴神，非阳神也。何以精为阴精？凡身中之火为情欲所发，此为阴火。精为阴火所灼，则命门之精随火而泄，是以阳精无形，阴精有质。何以气为阴气？凡气之散漫于形骸之间者，皆尸气也。阴性凝滞，故气行骨节间，忽然壅塞，遂生疮疡。若真阳之气，熏蒸如火，舒卷如云。如火，则诸毒遇之皆散；如云，则壅塞遇之皆通，何有疮疡之疾？何以神为阴神？神本阳也，被七情六欲驱遣，阴精阳气埋没在下，如一块炭火置之冰窖之中，热不能胜寒，阳不能胜阴，君子不能胜小人也。总而言之，精气神为先天之物，则件件皆阳；为后天之物，则件件皆阴。孔子曰："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。"

卷三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唱玄风于羲农黄唐之世，培道脉于虞夏商周之间；或隐居于清朝明堂，或显真于名山灵洞；神通莫测，变化无端；原天上之岁星，游戏蟠桃园内；作人间之仙吏，诙谐金马门中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逍遥观世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策。

炼丹，无所炼也。何以说无所炼？炼其所无也。无者虚也。心本虚，情识意知实之。炼心还于本然之虚，则丹可成矣。何以言之？丹本虚也，是以心虚而丹可成，从无有一物中，炼出一物来。何以从无物中炼出一物？譬如我在未生以前，未尝有五官四大，并未有个人身。忽然一念，自去投胎夺舍。此投胎夺舍者，果是何物？既有神，自有气，既有气，自有精。投入一个胞胎，十月满足，恰成一个人身，从泥丸宫里跳出，遂能出有入无，后天不

老。若我心地未虚，情识意知纷纷不一，则我依然是人身了。既有人身，还思想再得一个人身，安有此理？人身只得两耳两目，一鼻一口，五脏六腑四肢，那里可以再增一倍？断然不能。故炼丹者，须把耳目鼻口脏腑肢节尽还于虚，如未曾托生，一件不有，只一点神光，炯炯不昧，然后结下胞胎，还我耳目口鼻脏腑肢节来。一个阳神，单单是我，并未尝再加一倍。然阳神虽出，其耳目鼻口脏腑肢节，到底元虚，到底未曾有身，故可以不生不死，与道合真。炼丹之道，尽于此矣。

学道以无为为宗。有为出于无为，则虽呼风唤雨，拔山断流，终是无为之旨，不然，一举一动，一符一箓，未悉道原，总是小家伎俩。是炼丹炼无为之丹，行法行无为之法，诵经诵无为之经，持咒持无为之咒：无为二字，天之体，道之原也。欲于无为之外，别寻枝节，是为旁门外道。子其合天之体，明道之原，何患《洞经》之不解，诸法之不通？吾其望之。

无为者，道之体也。丹者，无所为而为者也。上古圣人，悯人之不能及于无为也，故教人炼丹，使之从无为中讨出有为。故采阳于无，恍惚之中，元阳生焉。阳既生矣，结胎于无。杳冥之际，灵胎成焉，胎既成矣，乃以无为火，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，惺惺常在，守之不败，一年十月阳神出焉。神既出矣，所出之神，原归于无。紫气光中，有物非物，有形非形，无象为象，无声为声。此何以故？道原如是也。而其所忌者有三。采阳之时忌动。阳之生也，一意融结，静则阳生，动则阳歇。阳有形乎？以我之意，为阳之形。神能化气，神静则气有不生者乎？一动则意止，意止则神不续而阳息矣。结丹之时忌滞。阴阳交会之后，急用一意，将黍珠一粒送归黄庭，封固鼎内，稍滞则精老，不能含阴，遇火则躁，恐难成胎。用火之时忌暴。阳既采，胎既结，十月之火犹如一日，一日之火犹如一刻，此为纯火。胎从纯火中烹出，则坚刚不坏，旷劫独存，上天下地，飞腾自在。若有时忘却，一念忽及，加意烹炼，一团躁急之气，虽坐到息息归元之候，终是暴火，由其自断续加意为之也。由此观之，炼丹非易易事也。自知无火，方能用火；自觉无阳，方能采阳。如天体清空，一无所有，而时行物生，万古不息。子患训诂自给，不能习静，然明心见性，见在可为。吾原教子从此做起。夫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，子何不且做一半，留此一半，且待机会。子何必舍见在而为无益之忧耶？既能寡欲，大本已得。从此安其神明，恬其思虑，静中参悟，玄关一窍，跃跃欲动矣。

结胎以无所事事为结胎。无所事事者，胎之原也。何以故？太极生天生地，自然而然，不知不觉，上而清者为天，下而浊者为地，自自在在，优优暇暇，而天地生焉。若太极于生天生地之际，掀翻颠倒，则阴阳反覆，五行错杂，未成世界，先尽彝伦，便非道之体矣。人知太极所以生天生地之故，则结丹之际，可以无所事以为事矣。阳之宜升之，阴之宜降之，犹如太极之生天，清者在上矣，太极之生地，浊者在下矣。然天地虽分，而太极不分，于是

阴阳混合，结为宝珠，浑浑沌沌，原是一个太极，此丹之所以为丹也，胎之所以为胎也。火候既到，阳神出焉。要知此阳神，是浑沌未凿之物，不是四大五行结而成形的。若是四大五行结成的，便是人身。既是人身，便有知巧。既有知巧，便不能无所事事，而背道远矣。是故，这个阳神就是太极。既是太极，为何又有形象？吾为之解曰：这个阳神，是洪荒之世，天开于子、地辟于丑、人生于寅的时节第一个人，知周万物，道济天下，无所能而无所不能，无所知而无所不知，太璞不雕，太淳不凿，虽有形象，实是太极。太极者，道之祖也。

丹有祖，子知之乎？丹以太虚为祖。太虚生神，神生气，气生精。神与气精，同祖一太虚，则宜象厥祖翁，而何以一件不虚？是为悖道之子，不肖之孙。太虚何不幸而有此若子若孙也？然则可以反于虚乎？曰：可。反于虚之道何在？曰：无思无为，则反乎虚矣。虽然，无为之本，又在于无思。何也？人能终日静坐，杜绝人事，悠闲自在，旁人看他，岂不是一个自在神仙？恰象有道的高人，全真的仙侣。不知他的心内，谷谷碌碌，转许多念头，藏无数傀儡，一念之轮回，种无边之生死。是故无为人所能，无思非至人不能也。子试问己心，果能无思乎？非惟不能无思，恐不能一刻之无思。既不能无思，则事至而惊，物感而动，虽欲无思，不可得矣。子流落尘缘，方以训诂自给，岂能一无所思？然思有不同。有本分之思，有出位之思。所谓出位者，无论声色货利，即要成仙作佛这个念儿也是不守分，为希冀之心，侥幸之心，通该绝去。自己绵绵密密，做见前有益于己的工夫，无求于人的学问，如何可以悟真，如何可以入圣，刻刻不肯闲过，自然心逸日休，志气如神，把仙佛两字丢在一边，其实是成仙的派、作佛本源，真仙真佛，乃从此出。孟子曰：“舜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异于深山野人者几希。”看他心地何等光明！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御，看他灵机何等迅速！这才是真会炼的人。人若肯做深山野人不以为耻，打不哭，骂不笑，痴痴癫癫，顽顽钝钝，似一个蠢孩子，其于道不相远！然而这个人，岂真是顽钝痴癫的？大有志气，真有学识，其量如江河，澄之不清，挠之不浊，其操如松柏，春不见秀，冬不见凋，殆至人与！呜呼，吾安得若人而与之谈道也哉！

子处境寥落，儿女盈前，苦哉！子为境所困矣！然办得一副有进无退的心肠，要受一番千磨万折的境界，然后打得铁壁穿，透得火山过，成仙作佛之基，方能于此际立得牢牢实实，排得安安定定。不然，仙佛是何等事，岂尽人可尝试哉？子其咬著牙根，安心守去。此身可生可死、可冻可饿，而向道之心由他生死而此心不落生死，凭他冻饿而此心不知冻饿，立志之坚，果能如百炼之钢，难道天上无数高真尽是聋聩，不来照顾的？断无是理也。然则子患立志之不坚，无患境之不堪也。既有真志，则何境不可处？虽在刀山剑树、铁床火坑，亦可立地成仙作佛，况黄薤淡饭，啜粥饮水，贫士之常乎？

丹者，太初以来一点真元，至于今日始见得著，捉得定，认得清，故谓之丹。譬如取土

作丸，要把砂石尽数淘清，方可和合上来，作个丸子。炼丹者须把七情六欲亦细细淘尽，无一些渣滓，则一点真元如秋月扬辉，然后再以升降之功，作和合之方，而一粒金丹，团团圆圆，在我中黄太乙之宫，见得清，认得清，永远不消失矣。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。神者，气之母，精之祖也。子无不从其母，孙无不顾其祖。故炼丹者凝神，而气精自随之。大药虽有三名，其实一也。采阳之时，意也。交会之顷，意也。送入黄庭用意封固，意也。至于十月火候，刻刻内观，时时反照，无他，神而已矣。后天之意谓之意，先天之意谓之神。神之所在，气即从之，由气依神而生，亦依神而息也。故结胎之时，静则阳生，静则神安，神安则元精吐华而气生焉，气之所以依神而生也。十月之火，内观观于此，反照照于此，吾之元神，全注于此，故五行于此朝元，胎息于此运转，气之所以依神而息也。以其全用一神，故出胎之后，谓之阳神。神之为用大矣哉！

丹以气为母，以神为父，精为子。何以气为母？丹者，一气之所结。采阳，气也；火候，气也；犹母之生子，形骸脏腑，皆母氏精血为之。何以神为父？气为神之所生。神不能独用，而藉气以为用。气虽虚而有形，神则虚而无物。炼丹之士，先凝神入气中，而后结为灵胎，犹父之不能孕子，必传精于母腹，而后阴阳和合，诞生婴儿也。何以精为子？精者养丹之物，犹龙之与水。龙虽能飞腾变化，然失水则神不能御形，与螭蜒无异。神胎虽结，无真精涵养，则枯而无用，取子能养老之义，故以为子。是以真修之士，必要三全，由三全以至于三圆，方许修道，指望成仙。世俗之人，辄以交媾之精为阴精，结丹全不藉此，虽浪费亦无害，不知精无阴阳，无欲则身内之精皆阳精，有欲则身内之精皆阴精；阳精无形，阴精有质，一欲与不欲之分也。

经曰：“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。”凡人不知有精气神，虽识而不能用。故圣人教之曰：这个精气神，是修丹之上药，不在外边，总在汝身内。若上等根器之人，既知有道，勤修密印。混混沌沌，鸿鸿濛濛，何神何气何精？以为神耶，而气与精在焉。以为气耶，而神与精在焉。以为精耶，而神与气在焉。如糖和蜜，似粉入面。在五行未兆之先，当三才未判之际，此为丹祖，太极是也。于此用一点灵机，静中作用，结为黍珠，以太乙祖气烹之，十月之后，出为阳神。夫阳神二字，不可专在人身上偏看。生出天来，也是这个阳神。生出地来，也是这个阳神。生出日月星斗，胎卵湿化，飞潜动植，也都是这一个阳神。阳神何以能生得许多？曰：太极者，阳神也。阳神者，太极也。以为阳神，则不能生阳神。以为太极，则无所不生。此至理也。不然，神仙变化莫测，难道他有无穷本事？要知非神仙为之，太极为之也。

丹本无形，未尝无物；分合无端，变化莫测；可分之而贯通于周身，可合之而静藏于一窍；一变而成象，再化而为虚；鬼神莫喻其机，天地莫穷其妙。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，其

神丹之谓乎？是故丹有先天之丹，后天之丹。先天之丹，太极无二，生出人来，必是圣人，由太极之气清和醇厚，洪濛既兆，灵秀集焉。故太古之世，多产神奇之圣，开物成务，制礼作乐，丹亦如是。后天之丹，浊气而浮，洪濛既散，灵秀亦衰，故中古之人，每逊太古，求其刚健中正之德，盖亦罕矣。先天之丹，其义云何？以太初无形之物，结而为丹，而以太乙祖气烹之，是则所谓先天之丹也。道莫大于太极，而丹象之。何以故？丹不可以名物器数求。清虚洞玄，洪濛一气，道之体也。

或问曰：丹之为物，何为而象太极？吾应之曰：丹之象太极，太极便是丹。一粒黍珠，造出世界。从太古以至于今，阳神日日变化，时时变化，刻刻变化，而生于其中者，习焉不觉，由焉不知。呜呼，觉之知之者谁乎？冥慧之士，穷究其理，便知丹之为丹矣。以为无为耶，则天地何以判？以为有为耶，则天地何以混沌而复还于太极？此中殆有神焉。夫人之身，自心以上谓之乾，自脐以下谓之坤。天气不下施，地气不上接，其卦为否，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不交，而万物不通也。男女不交，其志不同也。”故有道之士，以离中之火补坎中之阴，以坎中之水育离中之阳，其卦为泰，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男女交而其志同也。”虽然，其道安在？莫若恬其心而为之。苟恬其心则神安，神安则精气和，神安而精气和，以至于分之不可分，则丹本立矣。然丹本虽立，尚是无定之体，于是用吾无中之有，炼成有中之无，于打成一片之中，取其尤精者，和合而为无；金精木液战斗一番，鼓九闾之漱而弹八风之瑟，日月出于脐下，风云起于腋间，圆陀陀，赤洒洒，仍是一个清虚洞玄、洪濛一气的太极也。此中有天地焉，有日月焉；飞潜动植、胎卵湿化，无一物不备；灵机一到，万籁齐鸣，一元显象，不可言尽。老子曰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

丹以无为为之而丹灵，以有为为之而丹未必灵。此何以故？丹也者，天地自然之道也。天地之道，有阴必有阳，有水必有火，有阖必有辟，有升必有降。道之所以为道也，一身之内，有阴阳焉，有水火焉，有阖辟焉，有升降焉，此事非强而为，莫之为而为也。物各从其类，使之各得其所从，而万物生焉。此旷劫不易之道，吾乌从而易之？不能易之，则顺之而已矣。世间凡夫，以炼丹为夺造化之权，泄天地之秘，不知我何所容心于其间！顺其道而已矣。子患采阳之无据，夫阳生有候，顺其候而已矣。子患火候之不准，夫火之发也有时，其息也有时，子顺其时而已矣。子患真汞之不生，夫心为五脏之中气，中气上升，然后诸脏之气从而上升，中气下降，然后诸脏之气从而下降，孟子曰：“志，气之帅也。气，体之充也。”子立其帅，顺其命而已矣。夫炼精还气，炼气还神，炼神还虚，事事从逆，独是丹家作用，又要心心从顺，念念从顺。逆炼而顺以成之，此炼丹无上之要诀也。

太极生天地以来，凡物之有形有象、有质有性者，日滋月长。天地苦于生生之不已，而又不能不生；万物戴天地之恩，沐天地之泽，而不知天地之苦于生也。天地之元化，泄而不

止，流而不还，天地且罢矣。以既罢之天地，而求其所生之物与道同无尽，是犹执不胜匹维之子，而望其穿杨之技，有是理乎？然则有志之士，一心发愤学道，将如之何？曰：使我之阴阳反于混沌之初，则可以炼丹矣；始之以无为，终之以无思，则天清宁于上，地安其位于下；然后阴阳浑合以成珠，收罗于玄玄一窍之中，颠之倒之，恍焉惚焉，一炉造化，万斛神光。当此之时，天地罢而我不劳，天地散而我不分，天地方苦于生生之不已，而我安于息息之有余，天地经累千万亿而混沌，我则时辟时阖，随分随翕，且生且息，或万或一，究其至也，同于太虚，岂天地之所得而比哉？

丹也者，何所本为之丹？以无所本为本。何以言之？曰：丹者，天地万物之本也。何以天地万物之本？曰：丹者，道也，道者虚无之体也。虚无不可立名，故圣人强以道名之。虚生一，一生万，万还一，一还虚。虚何以能生一？曰：此化机，不可言尽。虽然，大略可得而言之：虚者无形无象，何以生出有形有象的来？要之，太虚所生之一，原是无形无象的。既无形无象，与太虚同体，何以名之曰一？曰：虚即是一。太虚之体，无有间断，无有夹杂，浑然至纯而粹精，故谓之曰太虚生一。曰：一生万，其义云何？曰：万亦是虚。要知太虚不是板然之体，以其无间断夹杂，故曰打成一片。然即此太虚之中，得其气者成形，得其理者成性，可分可合，可大可小，可方可圆，可动可静，故又曰虚空粉碎。虽然太虚究无形象，何以能成此有形有象之物乎？曰：此非太虚为之，而在乎太虚之中者为之也。使太虚有意生万物，则太虚有尽时矣。是故炼丹之士，一粒黍珠与太虚同体，然后此中化化生生，太虚无为而万物自遂，太虚无心而万物自滋。呜呼！至矣哉，蔑以加矣！吾何以赞之！赠之以一圈。虽然，一圈有界限，不足拟此道之妙，仍赠之以虚。虽然，虚者散漫无涯之谓，恐后之炼丹者疑焉，吾有以赠之，赠之以一圈，圈复赠之以虚。

凡炼丹者，以无为君，以有为臣，以水火为佐，以意为使。何谓以无为君？上药三品，件件皆无，七尺之躯，空如一粒水晶珠子，不著一物，那时精气神，方得打成一片，清空浩荡，浑浑不分，而丹本立矣。何谓以有为臣？一无之中，万有具焉。以言无精，其实有精；以言无气，其实有气；以言无神，其实有神；如太古之世，民风熙熙，无在非德泽之洋溢，不可执一名一象以求之，而礼乐政刑灿然具足。何谓以水火为佐？水火，药物也。水在下而升之使上，火在上而降之使下，犹王者政治均平，无内重外轻、内轻外重之患；玉烛调和，金瓯丰满，黍大之珠，万物备而四气周，八风平而三才具。工夫至此，十有六七矣。何谓以意为使？水之所以升，火之所以降，谁为为之？意为之也。意之先无意，意之后无意，只得中间单一个真意，而采阳结胎、脱体出神俱藉之，而炼丹之法尽矣。

丹者，先天之物，非后天之物也。如其后天，则是世间一种好奇之人造作出来，为旁门外道。丹也者，道也。上古圣人，千言万语，只教人惟道自务。苟明于自然之道，则明于自

然之丹矣。夫太极之生天地也，阳升于上而为天，阴降于下而为地。故炼丹者，当知未有天地之先，如何是个太极？太极者，清虚无为之体也。未有形声气数之时，有灵之至而神之极者，太极是也。太极何为乎生天地？曰：太极原未尝生天地，而天地得其灵气，苍然者为天，块然者为地，而太极何尝生天地哉！太极为天地所以生，则天地生而太极死矣。人心，一太极也，丹之祖也。修玄之士，以我心一点灵气凝于丹宫，神气相依，遂成形象，久之，变化无方，可与太极同无始终。何也？非物也。既成形象而非物，则其为物果何物乎？天之上，地之下，未尝有是物也。以其非物，可名之曰道。以其非物而终有形象，可名之曰丹。虽然，必如是，直谓之太极。太极者，道所从出也。

人之生也，脐在最先。脐带系于胎根，外通母腹，一点真元，包含生理，为真真种子。自泥丸至涌泉，脐为一身之中。自燕尾至外肾，脐又居中。譬之天为嵩高，地为中原。诸天宿星所拱，五方风气所朝，得五行之全，居百骸之会，于此置鼎，不偏不倚，不上不下，何善如之！以其正位乎中，故名黄庭。黄者中央之色也，庭者虚而有容之象也。紫阳氏所谓有形之中，《金丹四百字》所谓“此窍非凡窍”也。

“辟户谓之乾，阖户谓之坤。”辟者，交会之后，送入黄庭。丹体至健，阳刚之德，鼎辟而丹落其中，故谓之乾。阖者，丹既归鼎，用意封固，如入之阖其户也，此时全要安静为主，如坤之体，故谓之坤。

问五气。师曰：五气者，五脏之气也。气在气穴之中，而流通于五脏之间，于肺则为金气，于心则为火气，于肝则为木气，于脾则为土气，于肾则为水气，是谓五行之气。平日间气行于五脏，各有衰旺，过衰则病，过旺则病，甚至闭塞不通，则有瘫痪痲痹之病。人到息息归元之后，气穴中之气，蓬蓬勃勃，从尾闾上透泥丸，与脑中之髓，如银灯相映，下至重楼，遍薰诸脏，如一轮明月照耀于潇湘洞庭之间，结成一粒黍珠，送归黄庭金鼎之内，胎受五行之全气，故日后阳神依然与人身一般。若一气不足，阳神便少一件，不成其为人矣。然须静之又静，玄之又玄，使这五气为先天之气，则生出阳神，必是至灵至圣之物。若杂用后天，恐不成胎，虽成而不灵；欲求其通玄达妙，不可得矣。炼丹之要，的确确不过凝神二字。凝神在何处？曰：生身受命之初。凝神在何时？曰：真息归元之时。夫气在人身，一日十二周天，犹斗柄之指十二辰也。其升也，五脏之气皆升；其降也，五脏之气皆降；既降之后，五气合而为一，丹经所谓“金木并，性情一”，此其时矣。若论起汞来，则当真息归元之际，离中之汞已与五脏之气同升，况铅到神房，金能生水，铅金自生木液；金公求雌，木母求雄，必然之理，子又何疑哉？夫静功真境，以笔传之，不若以身验之。禅家以了悟为见性，道家以归元为得命。夫见性方能知命，故性学先之。得命亦能知性，故胎息归根，自与一点灵光融通造化。性与命似有先后，实无先后也。惟敏达之士，始能知之。

问：阳神何以能分为百为千为万？师曰：阳神者，一团真气结成。真气所流，犹如火爆星飞，其火星四射，点点皆有火性。丹者，太极也。太极生天生地，生人生物，生出无数有形有象的来。金丹一粒，浑然是个太极，自然可以生出无数人来，一个鹤臞子，可以布宇宙。然天地人物，既有形象，则必有毁坏。大丹所生之阳神，虽有形象，而实无形象，故分出来可为万，合上去原是一。然阳神既无形象，如何饮食？曰：一块纯阳之气，如夏日秋阳，何物不融化？然则阳神又分为阳神，其灵通可是一般无二的？曰：凡有形象的分出来，或有不同，故聪明的人，往往生出顽劣儿子。阳神是神，并无别样夹杂在内，其灵通自然一般无二。然则阳神既分，四面八方，分投散去，将如之何？曰：至灵之物，天上地下，无微不彻，铜山崩而钟鸣，剑化龙而复合；无情之物尚能相感如此，散去之说，非通论也。

问：丹有形象乎？师曰：交会之后，遍体融和，如暖春天气，熟睡方醒，胸境洞然。此交会果是何物？是神是精是气，非精非气非神，名之为道，见之为丹，拟议之为太极，十月之后，即阳神也。总而言之，炼丹件件皆虚，黍珠一粒，浑然太虚之体。于此参之，思过半矣。子要识丹之一字。丹者身也，像人之身。一者脐也，像人之脐。脐者丹也，像脐中之丹。丹像身，身像丹。一画何以像脐？像脐，何不一圈而乃一画？取义何在？此一画，即伏羲一画之义也。伏羲于未有八卦之先，先有此一画，犹人在母腹，五官四肢都未有时，先生脐轮，上系胞带，通于母腹。丹字一画，取义如此。故结胎不于他处而于脐中，盖以脐为人类之命根。炼丹所以立命也，立命不于命根之所在结丹，而又奚属哉！

丹之为物也，有神焉，在于通玄达妙之宫。得其神，则丹可成；不得其神，则丹未可以岁月计也。此神果是何神？此神便是丹祖。子当发下誓愿，要修道时，其神便随斗罡真气降居子之心府，以和会一身之物，使人心地清明，气质纯粹，皆此神为之也。此神恶动而好静，恶实而好虚；静虚之至，则其神自灵；既灵矣，自然显大作用，管摄五脏六腑一部神王，而为之攒簇五行，会合万象，如船中操楫者然，遇湾则随湾而转，遇岸则逐岸而移，永无触碍棘手之处。人功夫做过一分，其神便将第二分工夫引你；做过二分，又将第三分工夫引你。随时诱掖，多方启沃，直至九分十分，工夫圆满，皆其神一力为之。子如今好将二字为供养其神之具。如何是二字供养？曰静，曰虚。

卷四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尘劫护生之慈父，万世文字之宗师；金声玉振，开正学于东洲；狮子座莲台，演教传于西域；神化之妙，不可名言；变动之机，略无端倪；似狂而实圣，居时和清任之间；虽暗而必章，在进退荣辱之外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；多方设法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策。

问：身外有身之后，还做甚么工夫？师曰：善哉问也。此其道有二。下土委身而去，其事速。上土浑身而去，其事迟。何以言之？阳神透顶之后，在太虚之中，逍遥自乐，顷刻之间，飞腾万里，上之可以摩弄日月，高踏云霞，下之可以遨游岛屿，眺览形胜，千变万化，从心所欲，回视幻躯，如一块粪土，不如弃之，是以蜕骨于荒岩，遗形而远蹈，此委身而去者之所为也。若有志之士，不求速效，自肯做迟钝工夫，阳神可出而勿出，幻躯可弃而勿弃，一味保守元灵，千烧万炼，忘其神如太虚，而以纯火烹之，与之俱化，此浑身而去者之所为也。并列于此，听人自择。有志者不当取法乎上哉？曰：此与炼虚一著，是同是异？师曰：炼虚是补炼心未至之功，此一著是补炼气未完之事。若炼心既炼到一无所有，脱胎之后，竟做此一著，何等简捷！若先命后性者，恐到末路来，只好顾性，不复能顾命矣。具宿慧者浑而一之，亦妙。

修真之士，抱道而处，神游于太虚。太虚无所谓道，因人而名之。人亦无所谓道。道而不道，乃有所谓道也者，而实无所有焉。嗟乎，道之名何自而来哉？天地内外皆太虚也。有天地，而道之流行于太虚者，因天地而壅塞，是故天地毁而道全矣。吾与太虚，廓然同一虚也，以有形象，遂与虚隔。虽有九窍流通，而吾之太虚亦逼窄而不宁乎！惟其不宁，则蕴而为有情，发而为欲，时而喜怒，时而哀乐，千态万状，穷工极巧，以一点无碍灵光而沉沦于血肉之中，宜其困苦无聊而为伎俩矣！沉沦既久，渐忘其虚；既死之后，犹复迷而不悟，堕入恶道，一生不已，转死转生，欲求解脱，不亦难乎？然则身之为害如此，仙家何苦要白日飞升？曰：此化体，非凡体也。化体与太虚无异，真火烹成，形质俱化，故聚则为形，散则为气，聚散之间，有莫知其然而然者。

真修之士，在名山灵洞之中，与在街头巷口、湫隘嚣尘之所，俱可炼丹。体热如火，心冷如冰，气行如泉，神静如岳，此之谓得道成仙。如此等人，吾久不得而见之矣。炼形之法，虚其身心，去其作用，而听诸天道自然之运行，则久之而化，无质可寻。末学缁流，往往讥我道门为拖尸带骨，以管窥天，何足与语天体之大！岂知我道家精修妙炼到那形神俱化之时，寥寥太虚，但见紫光玄气充满于天高地厚之间，明则为日月，锐则为雷电，鼓荡则为风，润泽则为雨，寻声救苦，无感不通，握大造之枢机，为众生之父母，其所造，岂不光明俊伟哉？此固士君子之本分。大罗天上，原非人迹所到之处，顾所以自命者如何耳。

太上度人以道，不闻以丹。神仙度人以丹，未尝离道。其他小小羽流，便夸秘传。自古以来，未有以术度人而可以长生不死、解脱诸趣者。延年却病，理或有之。古人著下丹经，惟《参同契》为当，余皆真伪相参。然真中涉伪，真亦不真。奈何修玄之士徒泥纸上之陈言，欲夺天上之造化；群瞽营营，大道见而不知，丹经矫诬而反信；舍夜光之璧，而珍其所

非珍。此杨子所以有歧路之悲也！嗟乎哉！古今茫茫，玄家无数旁门，尽属捏空作饼，何救于饥？有志之士，宜修至道，以大贤大圣为宗师，以明心见性为准的；烦恼菩提，本非二境；天宫地窟，总在一心；用绵绵不绝之功，踏实实自修之地，则在世为地行仙子，上升为玉殿真官，子子孙孙永处福地，岂不是大结束、大休歇也哉！

至若炼丹之法，静则无丹而有丹，动则有丹而无丹。子试少静片时，神谧如也，气渊如也，从此神气相依之后，再用真心发真意，捣成玄华至宝，藏之丹田。自此之后，时时内视，刻刻反观，泼天炉火，遍地黄金，斗罡从此而转旋，阴阳因之而颠倒。功满道成，纯阳至刚之气，薰肌炼骨，法体温和，四季皆春；太阳在顶上，有昼无夜；造化在身中，有生无杀；分一为万，合万为一。是谓真人，神形俱妙，与道合真也。

仙家作用，并非神奇，以平常之道，行平常之事，为平常之人而已。孔子云：“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。”天上神仙，乃世间庸人也。吾向来教子，只是平常说话，无足以惊世骇俗者。子率是而行之，何怕仙路之难登，仙阶之难跻，仙官之难做，仙禄之难赏？乘云跨鹤，出有入无，此乃士君子必由之路。儒者家风，何足为怪！子何疑乎？夫炼丹之说，太上原教人以养性为至，而复命次之。真常之体，旷劫常圆，使阎罗老子，无从下手处。彼虽能生人杀人，不能把无际无涯之道而生之杀之。至于炼命之学，火候到时，浑身飞去，翱翔太清。然吾问子身内之物果是何物？先要淘洗得此物干净，超出生死，然后连那身儿也可以超生死。若是身内之物淘洗不净，则死生根苗尚尔牢牢系定，譬如一间好屋，主人不肯安心静坐，只管向外逐驰，花街柳巷，目荡心怡，暂返欲出，一出忘返，屋无人住，必至倾圮。故炼性之学，先要留住主人，无心向外。炼形之学，是主人修理房子。子细思之，孰轻孰重，孰先孰后，不待知者而自见矣。静坐之时，此心悬之太虚，待气息调和，身心安稳，然后徐徐收摄上来，内照本体；果然空空，一无所有，乃于此时自证妙觉，十方世界尽入觉中而实无所觉，觉性不生，觉性不灭，乃为真觉。本来一点空灵，至圆至妙，小则毫毛，大则须弥，凡物之有形象者，从此得形象，无形象者，从此得无形象，天地日月，胎卵湿化，有则分为万，无则合为一，果何所为而不为之哉！

夫物实则必坏，不坏则空。人之有身，由四大生我；及其死也，原归四大。惟此空而灵者，得无所归。若云归空，本来是空，以此之空，归彼之空，空无彼此，将何所归？惟空无归，故不死者，空也。就是炼丹亦是空。所谓阳神，并非四大假合之身也，何得谓之非空？若阳神者，正是空而灵的一件东西，此空而灵者，不可描画，不可捏塑；雕风镂月之手，不能于此著一针锋。独有这阳神，分明把空而灵的三字，造下一个影子。是则禅之与玄，相去直一间耳，不可谓之异，不可谓之同。同异之间，非上智不能造其极也。学道之士，以能忍为本。喜怒哀惧，非吾心之所有，一切扫除，何等快乐！虽然，忍之一字，难言之矣，非大

勇其孰能之？非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之间者，其孰能之？子既有志斯道，当以大勇自期，浩然之气自负，姜桂为心，冰铁为骨，真金遇火，越见光华。至于禅宗了当，证明心地，既悟之后，须以静力待之。

在家之人与出家之人不同。何也？出家之人，所见者仙典，所居者山房，纵使日动，亦是日静。在家之人，非劳苦以营生，即奔波而应事，纵使日静，亦是日动。若非忙里偷闲，闹中求空，则性不归命，命不合性，虽曰任运腾腾，然欲求真息之归元，元神之露体，黄芽之遍地，白雪之漫空，盖亦难矣。吾子既已发愿入我玄门，须做真实工夫，从自己本原上勘验，根尘净尽还未净尽？心体圆明还不圆明？方寸位中，七尺躯内，果能一无所有，如一座水晶塔子、琉璃宝瓶否乎？果能如是，再于静中求静，志上加志，硬著筋骨，挺著肚皮，卧绳床，坐蒲席，有见若未见，有闻若无闻，去摸索身内玄关妙窍，位置金鼎玉炉，采取元阳真气，勿助勿忘，日增月长，将如水底之珠，石中之璞，精华自然蕴结，光耀自然发越，一年十个月内，婴儿透出灵胎，仗此元阳一气，撞得天顶门开。此豪杰大丈夫之事也！

问：采取填补抽添等法，俱要次第遵行否乎？师曰：此是圣贤救世苦心，不得已立下许多名色。果有上知之士，一朝悟入大乘，能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，一空所有，时时反照，半年十月，火候到时，自然性月当空，元神出现。所以圣贤又教人竟修上关炼神还虚一著，此妙妙之论也。但人习静既久，周身之气不免循环升降，上应周天度数，如十五夜潮汹涌而来，穿筋涤髓，骨节粉碎。圣贤恐学人到此境界，惊恐发狂，以致败事，是以发大慈心，立下采取填补抽添诸种名色，要学人先见过来，庶几临事从容，当境不乱；任他风浪漫江，由我舟随舵转。我实实对子说，炼丹之要，决不在此，子知道么？

人人说个炼丹炼铅，岂知真丹不是铅作。寻著自己这件丹头，方知丹经千错万错。咦，就是吾说的，也都在千错万错之中，须检取无文字处。子心多惧，只缘求道不切，见性不真，信我不笃。若立誓要求道，便认真肯做见性工夫。师传一句信一句，师传半句信半句。既遇真师，既受真诀，何嫌何忌而不为哉？子心惴惴然，惟恐求道无益有害，想到静工，疑畏交生。具此胆识，做不得忠臣，做不得孝子，更做不上仙人。要知性是我自己的性，命是我自己的命，都自天赋的。天赋之而魔夺之，有是理乎？且学道之人，有无俱舍，看得此身尚是幻妄，凭他刀锯鼎镬，能害我身，不能坏我虚明之体。此体不坏，就是今生果为魔杀，这一点虚明之物，金坚火烈，再托人身，自然要还我成仙得道之愿。况一心不乱，万魔不来，一心能敌万魔，一真能舒万幻，吾亦何惧之有哉！且上界圣贤，于嗣法嗣道之弟子，爱之若珍珠宝玉，珍玉有价，如好弟子无价，当初起首时节立下念头，便把姓名乡贯列之天府，日日有圣贤降临，察其功过。若果志真念确，圣贤喜之不胜，虚空护持，不减慈母之于赤子也，岂肯置之度外，任这凶魔恶鬼去扰害他，侮弄他，戕贼他？断无是理也。子既已发

心为我道门弟子，须鼓大勇，立大誓愿，要做顶天立地的丈夫，旋乾转坤的豪杰，大振玄风，宏开法署。即使身陷魔巢，命悬魔窟，犹可凭著自己性灵，放大光明，照耀幽隐，使群魔遁迹，众鬼潜踪，况清平景象，高仙为友，而乃生畏弛之心，岂豪杰丈夫之所为乎？

学道之士，闭口则息，开口则笑，和乐之极，动与天俱，日日在春风之中，时时在明月之下，故可以上合高真，与仙为侣。若此者，子所不能为也。男子以天地为庐，湖海为襟，云踪缥缈，何所不之？奚必拘拘一处哉？子因儿女太多，所以不免牵系，然庞居士一门修道，张志和浮家泛宅。吾思古人，实获我心，高风不远，芳躅可追。得道之士，到处俱是亨衢，逢山便为宅舍；老子驾青牛而西去，达摩舍天竺而东来。放脚出门，自是大路，妻子何足为累？随身本事，便是行粮，何足以为患哉？

吾见上古修道者，炼得心灵，一应妙理皆从自己心上悟出，做得来亲切有味，更无魔障。后世之士，忘了这一著，件件俱从师家口里讨肯綮。又有一等瞎眼师家，便去装模做样，盟天立誓，受人礼拜，及至传来，都是小家工诀，以言大道，彼尚未曾望见，以讹传讹，以妄逐妄，群瞽相随，众聋聚话，以求登真入圣，不亦难哉！不亦悲哉！若真仙教人，只传得一个炼心口诀，使他一步一步，一层进一层，尽从他心坎上细细流出。若得上根上器之人，豁然了悟，超入大乘，举头便是天宫，山河大地无非是黄金世界，仙朋道侣不时来往，直到那形神俱妙之时，连自己身心一概俱用不著，何况师家传授直如土块，方知前工夫走远道路，不得不然耳。吾言不肯诳天下人也，惟上根上器之人，方信得到。以子根器好，故书以示子。

学道之士，心有神目，天上地下，无所不见。故从上圣贤求道，都不向外驰求，静而求之于一心，无不具足。太上老君九鼎神丹，原是一心相授，以心合心，并不从口中说出，书中写出。若要从口中书中传授大道，虽传授来，亦不亲切，做去决不如意。是故心也者，万物之本，一元之会。舍心而别求，犹离根而求叶也。吾见世间修玄之辈，晓得一件两件，便要做出师家模样，要人礼拜，受人斋供。吾若见之，不免叫一声罪过！夫千古宗师，度人无量，只是教人明心见性，磨洗玄珠，灵光透发，他自能生出妙悟，暗契真机，与我心朗朗相印。他既从心中悟出，必然觑得亲切，做得如意，及其成功，万法总归空，一真含万法，得意忘言之妙，夫岂他人可以指点，别人可以领会，而乃踟躇焉求之于语言文字之间，不亦谬乎！呜呼，天下无真师久矣！而谈玄之士，十室有九，人人自谓已得骊珠，厚自期许，装模做样，岂不可羞？吾见他，不免叫一声罪过！学道之士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何以言之？灵机到来，自己初不著想，忽然之间，悟入微妙法门。此何以故？由其夙具灵骨，夙有灵气，故能如此。吾子诚有仙品，而习气太甚，大足为学道之累，宜时刻扫除之。古圣“惩忿窒欲”四字，决定离他不得。和以处众，宽以乐群，寡言以养德，常定以安心，一切恶习荡

涤殆尽，便是一位在世仙人。夫天上神仙原最喜交结朋友，同游同宿，此倡彼和，杯酒往来，诗歌赠答，与人一般无二。只缘世上少个与他志同道合的，他只得兀兀地住在天上，或隐山林，不肯出来。你若是真能做虚心实腹，与他志同道合，两心相印，话必投机，他必然飞跑至你家里，与你做个莫逆之友，非惟你不舍他，他亦不能舍你，保你丹成行满，携手同登，何乐如之！是故求仙不必外求，总在自己心上校勘。道不可以言求，亦不可以知取，须随事证盟，随事勘验，积有功行，天神从之，非惟丹成，法亦灵矣！

故上士学道，体之于身。中士学道，索之于言。下士学道，求之于术。学者多而成者少，良由道在迩而求诸远也。吾子绝意荣华，甘心穷饿，惟斯道之是求，可谓有志者矣，然未做切实工夫。何谓切实工夫？孔子云：“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”，便是切实工夫也。恶之见于事者易见，恶之匿于心者难修。故好学之士，时时刻刻，只在自己心上勘合。何谓勘合？盖勘我隐微之处有合于道否也。一念之动，或邪或正，吾自知之。如其邪念，登时销殒，如锄苗者去其草，拔本绝源，不使有发。如其正念，扩之充之，日增月长。孟子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”由是推之，而仁不可胜用矣，而义不可胜用矣。仁义充于心而畅于四肢，发于事业，被之于当今，传之于后世。子看这等人，是什么人？难道不叫他仙人，不称他菩萨？这就是真正仙人，活大菩萨也。我与子为师弟以来，言丹言道，深切著明矣。试窥子心，尚以为未尽于此者。夫大道平常，本无异于人处，人能行之，登峰造极，天人相应，真在呼吸之间。金简玉书，降自帝廷。金童玉女，常在侍从，可以执券而取，子何必舍切实工夫，而希心于玄渺之境？是自走岐路，虽曰求道，转与道远；虽曰求仙，转与仙隔，岂吾来度子之初心乎？

修真之士，越遇难处之境，越要降心抑气，怡然顺之。山之阿，水之滨，茅龕容膝，一瓢一笠之外，更无他物。风雨萧萧，烟火不举，万壑松声，洞门雪积，道人破衲不完，蒲团污敝，结跏趺坐，屡空宴如，与冻鹤为群，寒猿作伴，此是何等境界！庸夫俗子，以为清苦难堪，吾以为极乐国土，清静海中也！子有蔬食可以充肠，布衣足以蔽体，夜有藤床絮被偃卧竟夕，无有俗情萦怀，世纷繁念，此小小地仙之福，子尚以为未足乎？

至于炼命一著，虽授口诀，尚待仙缘，自有人来接引。天高听卑，决不放子独做一半也。吾言尽于此矣。子当书诸神。

请问阳神阴神之分。师曰：阴阳本无分也，阴未尽而出神太早，谓之阴神。其出之时，或眼中见白光如河，则神从眼出。或耳闻钟磬笙管之音，则神从耳出。由其阳气未壮，不能撞破天关，旁趋别径，从其便也。既出之后，亦自逍遥快乐，穿街度巷，无所不之，临水登山，何往不得？但能成形，不能分形；但能言语，不能饮食；但能游走人间，不能飞腾变

化；若盛夏太阳当空，则阴神畏而避之，是以虽带仙风，未离鬼趣，岂能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也哉？

问：阴神可以炼为阳神否乎？师曰：可。譬如陶人冶人造下器来，有渗漏处，不妨将这原器来打得粉碎，倾入模中，再行鼓铸。学仙之士，阴神既出，不甘以小成自居，只得再行修炼，将那阴神原形粉碎，倾下金鼎玉炉，重新起火，千烧万炼，火候到时，自然阴尽阳复，真人显象。问：何能使阴神原形粉碎？师曰：忘其身，虚其心，空洞之中，一物不生，则可以换凡胎为灵胎，变俗人为真人，而事毕矣。

古人随遇而安。虽遇毒蛇猛兽，与之同居，亲若兄弟，况同类之人乎？子欲择地，皆因自己学问浅薄，无大主张，无大包容，无大涵养；见俗子，闻俗语，气怦怦然辄为之动，思得一清静之区，离群索居，方惬所愿。具此胸襟，将何适而可？吾子过矣。有度量人，有学问人，决不如此。彼以逆来，我以顺受；彼以嗔至，吾以喜当。幽兰生于萧艾之中，未尝自别于萧艾，而芬芳自吐，行者顾而爱之。鹤立鸡鹜之中，未尝自标风韵，而仪度踈跬，自有凌霄之志。古之得道者，往往有投入魔宫，为魔眷属，德性薰陶，魔王稽首，敬爱交至。凶魔尚可化诲，亦何患于人哉？

子欲修道全真，发无上菩提之愿，而乃与妇人女子争一日之短长，不亦可丑之甚乎？至于坛之结与不结，此乃末务，不必拘拘。子方寸之内，自有灵坛。果能扫空宿垢，以先天之火焚起一炉信香，吾将降于此中，与子密密相印，传授秘法可也。外此，吾何求焉？

问：静中如何有许多景象？师曰：凡物之生，为我有身，以我有心。是故由动而生者谓之景，由静而生者谓之象。何以谓之景？大约起于人之妄念攀缘不已，而海市蜃楼空中造出；一念觉照，亦即时销殒。何以谓之象？初学的人，日日在动中颠倒，才上蒲团，六根俱寂，识神闲而无用，彼不耐静，自然作孽起来，神头鬼面，种种现前；一心不慕，亦即登时销殒。此景与象之分也。然而景虚设而无形，象幻生而有物。此何以故？动为阳，阳故无形；静为阴，阴故有物。要知静中所见之物，即动中所想之形。景象不分，俱是识神伎俩。学道之士诚能于日用动缘中，时时慧镜高悬，刻刻智珠朗耀，随起随觉，随觉随灭；一灭永息，息不再生，则此识神已从动中灭尽，静来更有何物到我面前白日鬼跳？一位真人来显化，十方世界永无魔，何便如之！何乐如之！今人但知静中之象为可惊可怖，而不知动中之景，尤为可骇可愕也！无人无我，廓然大公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是之谓道。太上忘情，忘其所以为情者也。

人以尔我之见，故情生焉，情生则境生，境生则妄生，妄生则幻出无数空中楼阁，而人于此生，亦于此死。生死之由，别无他道，只此一念尔我，而一点灵光在太虚之中，视人间

爱乐淫欲，根苗不觉于此打动，譬如种子复发萌芽，而生死之念起矣。业缘既结，无明之火按捺不住，倏忽之间，堕入腹中，阴阳为主，六根藉以作用，昏然如醉汉之随路而宿。是故修真之士照破向来幻妄，从假处觅真，情中见性，如大梦方酣，猛然惊觉，灵明湛然。当此之时，业缘断而生死之路绝矣。然则此一惊觉，犹如海底翻身，于层波叠浪中透出头来，凝神定虑，把眼一看，彼岸非遥，清虚玄朗之乡依然不改，如浪子还家，游人反舍，不亦快乎！吾见天下之人迷真逐妄，难得一二于做梦热闹时，将一碗凉水蓦头泼下，幻缘幻境登时消殒。虽或有之，又苦不遇明师，盲修瞎炼，到底无成。生死之困人如此，豪杰岂能不自主张，为天地间一大自在人哉？读书讲道，挥麈而谈，探赜索隐，焚香而坐，游六合以外之名山，观八方不及之风气，鼓瑟于琪林瑶圃，艺药于琼馆芝田。至于天上高真分司造化，佐天帝于真空妙有之境，握枢机于太上无极之宫，如事其事而不劳，如行所行而不乱，天地之大，如指诸掌，近在目前，何乐如之耶！

修玄之辈有数千家，由术而进者十分而去其九；仅余一分，三元五气，七转九还，可谓正矣。然欲求明道通玄之士，万人中难得一二。嗟乎，皆由长生之说误之也！夫长生二字，从古以来，无人解得。未识长生之体，先窥长生之用。故坎离水火，采铅炼汞之说，纷纷于世，众生无知，遂以一点贪妄之心希图成就，半途而废者多；即便成就，不过支持寿限几百几千，总是有尽的日子，乃傲然自托于大道，不亦可羞之甚哉！夫长生者，要知吾身真元妙体是长生，四大五蕴皆有生死。惟此真元妙体独无生死，人而得此，便是无上灵丹，从此炼度，本末兼修，以五载十年之火候，养成至神至圣之仙胎，使宿生习气销铄殆尽，名为炼丹，实为养心。此太上教人炼丹之要旨也，从无有人点出，吾故一言道破，使世之学炼丹者睡觉，不亦可乎！

性命之学，是一非二。苟能见得真真性体，即能立得真真命根。纯至十月胎全，阳神透顶，虽云了命工夫，实是完全我性分内事，岂非性命原不可分！

修持之要，千圣万真，总归寂灭。学道而不至于寂灭，未有能度劫者也。然而仙佛有分，于炼性炼炁之间耳。佛家重炼性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此谓性长生。仙家重炼炁，淘出纯阳之体，金光法界，自我为之，此谓炁长生。究竟到得无上之根源，就是炁也是性，长生也是寂灭。何也？此炁若是阴阳五行之气，是有形有质之物，以如是生，亦以如是死，以此为人，亦以此为鬼。至若仙家所炼之炁，盖有超出于五行之外者。约而言之，总是元始以来一点灵光浑融周遍太和，至真之物，而实无有物也。既无有物，则更有何劫之可度？而世之学仙者，妄意推测，以为仙人是享福受用一班快活的人。夫有福可享，则便有罪可遭；既有快活，则便有愁苦。二者乘除之数，相对之理也。而世人愚痴，作此等见，是与贪嗔痴三种妄心一也。以此学道，去道远矣。

卷五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分木公之始气，为金母之邻家；游戏瀚海之滨，安神昆仑之顶；救群生于水火刀兵之劫，制众魔于阳九百六之灾；忽到人间，化就一方神圣；旋归天上，融成万里祥光；金炉炼造物之丹，下药医形，上药能医神气；玉碣刊长生之句，灵方度世，妙方直度仙真；荡荡无名，不可思议；巍巍至德，难以形容，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默回潜运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箴。

觉问：如何可以见心？师曰：子欲见心，当于静定中讨出。静定时要把万缘放下，如皎日当空，一无翳障。此时一知不起，一觉不生，从此有知，从此有觉，便是我真元心体。若竟认无知无觉是我心体，是为顽空；若竟认有知有觉为我心体，是为前尘妄想，均失之矣。于无知无觉时，寻有知有觉处，此所谓太极开基也。然则知觉未起时，此心何在？孟子曰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为本。”子于知觉未起时，不知心之所在。子试静坐到如如不动地位，忽有人呼子之名曰某，子必跃然应之曰在。这个应的是谁？子必曰：应的是口。把来答应的是谁？这便是子之真元心体。由此推之，知觉不起时，心固自在也，不假思索，随呼随应，此即孟子之所谓“故”也，“利”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即此义也。

问：知觉纷起时，心之真体何在？师曰：子前问知觉不起时心体何在，吾教子静坐，一无知觉，忽有人呼子之名，子必跃然应之曰在，这便是真元心体。吾今即将此说，再指点知觉纷起时之心体与子看。子于静坐时，物感心淆，种种杂尘混乱胸臆，亦有人忽呼子之名曰某，子必跃然应之曰在。这应声的时节，把向来种种杂尘尽行丢去了，无限纠缠如葛藤蔓草，慧剑割不开，知力照不破，忽地一呼，跃然一应，情识俱断，根蒂皆消，将吾本来灵明之体从此一应间凭空提出。由此观之，知觉不起时，万境皆灭，即呼即应，一真自如，方知心不与境俱灭；知觉纷起时，万境皆生，一呼一应，真元剖露，方知此心不与境俱生，此之谓不生不灭。子能于此际豁然，便可以了当生死；就是父母未生前原在这里；父母既生后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。言未既，有抚掌而笑者曰：若说未生前原在这里，试于未生前呼子，子可应么？曰：怎么不应？吾尚无形，子将谁呼？子若呼空，应必责空。既空无应，有应不空。是以不应名为空应，谁谓吾不应耶？笑者曰：若说既生后原在三千大千世界，则有人呼子，便三千大千世界俱在应声，何为应者独子？曰：谁谓三千大千世界不俱作应声？若执吾应，必吾外无复声。要知吾之一应，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俱应也。子毋以形求之，以形求之则窒矣。譬如以木取火，子若执著此火是此木所发，则必此木有火，凡木尽非有火，即便有火，则必一木有一种火，非木木之火，一火有一种性，非火火之性。须知一木之火，即木

木之火，一火之性，即火火之性，漫天漫地，亘古亘今，同一火，同一性。故如来于一毫端，偏能受十方国土。云何云何，如是如是。

或有问者曰：心体本空，一物不有，则喜怒哀乐，果从何来？若是本无，则遇境不能相感；既能相感，则喜怒哀乐决非外来。吾应之曰：喜怒哀乐，非境不生，乃知是遇境而动之心。若说心体本来有喜怒哀乐，则当不见喜而喜，不见怒而怒，不见哀而哀，不见乐而乐矣。有人焉，无故忽喜忽怒忽哀忽乐，人必笑他为痴，指他为魔。何也？人心本无喜怒哀乐也。由此推之，人必见可喜而后喜，见可怒而后怒，见可哀而后哀，见可乐而后乐，必有所见而后应之，岂不是遇境而动之心？或又曰：师既说心体本无喜怒哀乐，何以《中庸》之说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？吾应之曰：心，灵物也，遇境即发，自然应得恰好，不假安排，故谓之和。《易》曰：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寂然不动，未发之中也；感而遂通，中节之和也。圣人作《易》，下一感字最妙，感而后发，乃知心体本无喜怒哀乐者矣。

或又曰：师言喜怒哀乐遇境即发，乃知心所固有。师曰：心体本然无物，使心有物，则亦一物也，一物何以能应万物？凡喜怒哀乐，皆外境入感于心，惟心体最灵，故感之即通，一感之后，亦复无有。若谓心体本有喜怒哀乐之根，子试于此刻内观己心，喜何在？怒何在？哀何在？乐何在？如果有根，则于无喜怒哀乐之时索之，而喜怒哀乐随见。子于此刻勉强要喜怒哀乐不得，乃知心体清空，一物不有，以其虚而至灵，境来感之，心即随感而发。故孟子曰：“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。”此时一见，怵惕惻隐之心与见俱发。未见之时，此心空空如也。既见之后，此心又便无了。惟乍见之时，此怵惕惻隐，不知从何处来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御。若谓此怵惕惻隐预先安排下的，则未见之时，为何空空如也？既见之后，为何便就无了？既已无了，他日又见，这怵惕惻隐又随见而发，发后又无，无后又发，试问此心有物乎？无他，虚之极，灵之至也。惟虚而灵，故能随感而发，发过即无。吾道家所谓玄关一窍，于此思过半矣。然乍见孺子入井，怵惕惻隐随发，与夫见财忽起盗心，见色忽生淫念，此淫念盗心，亦与境俱发，何所分辨？不知凡念头发得十分圆满处，便是心之真体；稍有未谦，即为妄心。乍见孺子入井，此怵惕惻隐，何等切实，淋漓痛快！烈烈轰轰，如夏日秋阳；凄凄切切，如悲风苦雨，与大菩萨慈悲救苦之心，他不多一些，我不少一些，岂不是心之真体？若见财起盗，见色生淫，虽淫盗之心，或亦与境俱发，然毕竟道是自己不好心，不可与天知，不敢对人说，欲做不敢做，欲舍不即舍，比那怵惕惻隐之心，不十分圆满；及至自己悔悟，知这个淫心盗心，断断然成就不得的，登时雪消冰解，当此雪消冰解之时，这点真心又十分圆满，子即可跨上莲花宝座，为大众说法，一点灵光，闪闪烁烁，明明亮亮，可照见三千大千世界。故曰：凡念头发得十分圆满便是心之真体，稍有未谦即是妄念，此之谓也，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。

或言曰：师云喜怒哀乐皆是外境入感于心，然乍见孺子入井，未尝不是外境，而怵惕惻隐，孟子便谓仁之端也。由此观之，仁义礼智，皆是遇境而动之心，本非心所固有，而孟子曰：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儒者辄言吾性中有仁义礼智，此何说也？吾应之曰：儒家言性，大约即用以穷理而推其本，则曰根于心。若论心体，固是一物不有，寂然不动之际，与太虚无异，将谓太虚中有仁义礼智耶？或曰：天地生物之谓仁，四时代谢之谓义，往来有序之谓礼，分别万物之谓智，恶得言太虚中无仁义礼智？吾应之曰：此气化之流行于太虚者也，气化流行于太虚之中，而不可谓气化之即太虚也。或曰：太虚中既有气化，则人心中自有仁义礼智，气化流行于太虚之中，则仁义礼智运用于人心之内，原是相同。吾应之曰：此亦是后段说话。当夫气化未有之先，难道就不成一个太虚？一点真元，虚空寂灭，固自若也。或曰：然则根心之说非乎？吾应之曰：不非。自太极以来，大化日趋于生，生也者仁也，既有仁，必有义与礼与智，而人生于仁，故心象之，有感即发。以此推之，遂有根心之论。若直穷到百尺竿头以上，则心字尚说不得，而况仁义礼智耶？故儒家谈心性，只说得后半段；道家谈心性，又从前半段说起。若喜怒哀乐，发皆中节，即是仁义礼智，但有毫厘之差，便是人欲，故不可谓之根心。

太极以来，一静之后，大化日趋于动矣，动者根乎静者也。儒家于动静交接之际，浑浑言之，故有仁义礼智根于心之论。道家原始要终，原始则必穷其静极而动之先，要终则必穷其动极而静之后。此儒与道立说之异也。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文周孔诸圣人，则又未尝不言也，言之而人不察也。

道家谓之虚，佛家谓之空。空能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。假如发个念头，两人相对，此不知彼，彼不知此，以有形骸之隔也。空无所隔，空本无量无边，故人发一念，同室之人不知，而无量无边之空知之。《书》曰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民视民听，天何由知？天空故也。儒家之慎独，畏空故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，君子如见其肺肝，君子之心空故也。空之为用大矣哉！或者曰：吾心之空，与太虚之空，有大小之不同，何以能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？吾应之曰：凡物有二，惟空无二。若是吾心之空与太虚之空不同，则瓮中之空与空中之空不同，室中之空与庭中之空不同，庭中之空与屋上之空不同，而世界内外，竟有百千万亿之空，不得比类而一视之矣！子试思空有形乎？有象乎？若空有形象，则此空之形不能当彼空之形，彼空之象不能当此空之象，直谓之空有不同可也。空者无有边岸，无有穷际。凡物有断处，惟空无断处；凡物有异处，惟空无异处；凡物有隔处，惟空无隔处；凡物有分处，惟空无分处。浩浩荡荡，团团栾栾，一个太空中，有灵光联络贯注。毫毛之细，空能见之；蝼蛄之声，空能闻之，犹如人之一身，血脉流通，精神融洽，虱蠅蚊钻，无有不觉。空之为空，何以异是！子能遣有还无，一空性海，则吾心之空与太虚之空，野火照家

灯，是一非二。若说有二空，定是非空。若是真空，断然无二。子试空之，以验我言。

道者一也，不变而至常之谓也。太极既判之后，起初是此时，到底是此时，起初是此物，到底是此物，自一世界以至于十万世界，皆是此时，皆是此物，未尝有少变而失其常也，此道之所以为道也。人之心体，原是不变而有常的，其所以变而不常者，是妄想杂尘也，非心也。使心有离合，有久暂，则天之道亦当如是观乎？知天之道，则知人之心矣。然则人生于世，始终为妄想杂尘所迷，何尝能自有一刻之心？能见一刻之心是我真心，则终身终世、一劫万劫，皆是此心，无以异也。然则人之生也，妄想杂尘生之，心无有生也；人之死也，妄想杂尘死之，心无有死也；人之历一劫以至万劫，妄想杂尘，展转历劫，心未尝有劫也。是故人苟能见一刻之心，则此一刻之心已与生生世世、一劫万劫，登时斩断，不再复生，不再复死，不再落劫，超出三界，永免轮回，皆在此一刻上边。所苦转昏转迷，自死至生，自生至死，自一劫以至万劫，妄想杂尘无一刻之断，如瓜之牵蔓，葛之引藤，枝上抽枝，节上生节，无穷无尽，不断不联！嗟哉，万劫茫茫，可谓远矣！而妄想杂尘无一刻之断，是以三涂八难去而重来，回而又往，竟作熟游之地。兴言及此，可以为之痛哭者矣！吾子好道，当培养灵根，宏修德行，自去认真，要见那一刻之心。有此一刻之心，则已与生死路绝。自一日至终身，自一刻以至万劫，皆是此一刻之心做主。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飞升高朗时，事之易易耳。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，而人为最灵，成仙入圣，惟人是赖，参天赞地，唯人是为，是故人也者，天地之所不得而并者也。然则修玄之士，听诸天乎？操诸己乎？人听诸天，天亦听之于人，天人交相让，而茫茫宇宙，曾无一两个撑天撑地之人，嗟乎，何人之众，而成其为人者之少也！是以有志之士，当于自己方寸位中，做出旷古以来有一无二的事业，天赖以清，地赖以宁，人物赖以生成。此人耶仙耶圣耶？凡夫也，仙也，圣也。天下事皆是凡夫做得，人惟不肯做凡夫，吟诗作赋，自谓多才，不知天地间哪少你这几句文字！描山画水，自号专家，不知天地间哪少你这几笔墨水！枉将有限之光阴，徒为无益之闲戏。伤也乎哉！吾如今劝众人：人生于世，不可多得，一转眼间，死期即至，要做事，须做天地间少不得的事，凡无之不为轻，有之不足重者，让那一班闲汉做去，抵不得生死，当不得出头。本领前程，牢牢系念，如寒之思衣，渴之思浆，睡里梦里，不肯放过。法身见在，法界非遥。一呼一吸，通乎气机。一动一静，同乎造化。回阴阳于一壶之内，罗日月于半黍之中。大道冥冥，太极流精。心包元化，气运洪钧，上朝苍昊，下扫幽阴。回风混合，百日功灵，天仙地仙，水王山君，同登大愿，广度众生。风云龙虎，呖啞鹏麟。常侍左右，助转法轮。《易》曰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”

太上教人修道，只是修身，身外无道。孝弟忠信，便是道也。玄门更无别，即此为是。登仙证果，率由乎此。人能尽得子臣弟友之道，天宫虚位以待，子其勉强而行之。夫炼丹之

要，明心第一。天上无数高真，尽是心源湛澈，不然奋上去，原要落下来。太上老君度人十万八千，无非心心相印，无异无同，稍有异同，不成正果。是故炼心二字，为清静法门，万真总路，子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也。子心地比前较为清澈，然无之又无，玄之又玄，竿头再进，直到大休大歇，始能拔出生死之根。大丈夫勇往直前，立志既真，天魔辟易。孔子曰："当仁不让于师。"吾为子师，道无别道，法无别法；吾之所知，子能知之；吾之所行，子能行之。"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？"圣贤所言，诚千古之龟鉴耳。

夫大道如布帛菽粟，一日不得，则饥寒切身，一日不由道，则堕入禽兽，但见披毛戴角，与吾分形异体，揆之方寸之间，异耶同耶？将无同矣。呜呼，彼之见前，吾之将来也。《大洞经》文，古奥莫测，行持圆满，心地灵通，登时解悟，但知之非难，行之非易。

子欲酬愿，当彻始彻终，数年如一日，何难直证真宗，修无上道哉？是故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诵经入贯，诚字先之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则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夫人身有万物，不诚则妄，妄则幻出妄缘。三尸六贼，随人意见所著，造出海市蜃楼，做出千态万状。心如工伎儿，尸贼为之害也。诚则实，实则真，真则真神发见，敬心所结，端拱无为，玉容金质，星罗棋布，心空如镜，一尘不染，为清静法身。既有法身，必登法界。是故意诚心正之学，为今人之所厌闻，将谓黄老之学不由名教，崇尚简略，不知正心诚意，方是修真切实工夫。谒天君，蹈仙境，总不脱诚正二字。骄气惰容，害道之贼，学者远之如仇，克之如鬼，方许进学堂，为我玄门弟子。不然，亦安用之矣？夫升仙之子，始而从事于性心，继而从事于鼎炉。事有始末，不容倒置；理有轻重，毋可混矣。子能做得圣贤，何患不为仙佛？元始天王，亦是人做。孟子曰："人皆可以为尧舜。"信然也。人率谓元始天王是先天至尊，吾试问他：天下何人是后天来的？清虚玄朗，便是先天。昏愚鄙浊，便是后天。人有先后天之分，心无先后天之分。随人做去，上天不限人以资格。为圣为凡，好去自行卜度，毋得自贰其心。古往今来，只得两条大路。为圣则仙，仙则处天宫，与元始天王从容谈论。为凡则鬼，鬼则居地狱，与阎罗老子时刻追随。而天堂地狱之判，只在一心。上天也有路，直达宸居。入地也有路，直通鬼窟。孔子云："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上下之间，辨在几微。"《书》曰："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危微之际，间不容发。"思及于此，能不悚然？

《中庸》曰："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。"太极浑涵万象，从至中之处，一点灵机生天生地，包络二仪，而万物各得其中。由此推之，人心之中可悟矣。人心虚而最灵，不偏不倚，静而求其至中之体，固自在也，动而求其至中之用，固自在也。天无为而神行其间，人无为而神守其舍，荡荡乎，浩浩乎，与太虚同虚，非造物者之可以驱而役之也。天地间有阴阳五行，结而为物，是为鬼神。人一念初动，便落阴界，鬼神知之。当此之时，机关一转，鬼神便乘此机关，驱入血海之中。故人自既生以来，情见日生，机巧益熟，皆此一念为之

也。学道之士，拔出生死之根，不过拔出此一念耳。若此一念不动，鬼神孰从而驱之？古佛如来，经几千万劫，天魔外道从之如云，伺其念头动处，了不可得，故能长保法身，永处法界。今人于一饭之顷，日不移晷，而情见意识无数纷来，猥云学道，吾未之闻也。古佛如来，与人一般著衣吃饭，饮食起居，无念不动，实无一念可动；无一时不动念，实无一时动念。孔子曰：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妙哉言乎，至哉言乎！是故学道莫先炼心，使心体虚圆如一颗黍珠，这便是极妙神丹，不生不死，永远逍遥自在。为仙为佛，不过如是，而又何他求哉？今人不求道而求丹，不言心性而言水火，无乃舍其本而末是图乎？上古圣人著书立说，未尝著一丹字。丹之说，起于汉代。盖上界高真悯众生之陷溺，故以炼丹之说，引而掖之于道。后世之人，遂分为性命两宗。其实不能炼心，徒从事于阴阳离坎之术，虽至弥勒下生，究难成就。夫大丹无形无声，至灵至妙，而欲以秽恶之心，为贮丹之器，有是理乎？淫心才举，真气分崩，而欲以七情六欲之身，为大丹之鼎炉，有是理乎？是故炼丹之要，炼心二字尽之。

大道之要，尽于一虚。虚之一字，万法该焉。从虚而有，斯为真有，从虚而实，斯为真实。元始天王之宝号，曰虚无自然。虽万圣万真，不能出此四字。物之所以有生死者，以其未能虚无也。天有阴阳五行，则天不虚矣。地有刚柔燥湿，则地不虚矣。故天地不能逃生死，而况于人哉！试以鬼神言之，似乎虚矣，然生前不能修道，虽形骸脱去，究之七情六欲与一灵原相牵染，故流落幽冥，沦于鬼趣，虽具聪明正直之德，亦难几于浑化，为灵为爽，总是孽因。惟得道之士，念念合虚，心心无著，培养灵元，如龙抱珠，真光透发，与天真法界合而成章，如是而不飞升碧落，有是理乎？嗟乎，吾见世之修道者多矣，而能得其要者盖亦少矣。何也？以其立志决要务成仙，本来一副肚肠，造下多少妄念，以为仙家变幻莫测，受用不尽，而自己一件大事，反置之不问。如此学去，虽累千万年，终无个休歇日子，岂不可惜？太上之为太上，万劫一心，心心不乱，虽司造化，道妙自然，真境逍遥，永无贪著，不言而化，不怒而威，何尝凭空造出事来？以虚应虚，而化理章章，自有世界以至于今，如一日也。

天有高下，仙有圣凡，等第不同，看人之道德何如也。无有道德不修而指望可以成仙者，有志之士，其可自忽乎哉？

丹之一字，其理甚微，须得真师真诀。既遇真师，又授真诀，亦须自己死心蹋地，杜绝尘缘，以明心见性为第一乘工夫，以坎离水火为第二乘事业，以分身炼形为第三乘究竟，至其飞升，必得三千功八百行圆满之后，方有指望，非浅躁之辈所能侥幸于万一也。是故修真之士预当培养灵元，扶植善本，言不轻发，目不邪视，耳不乱听，事不妄为，凝道于身，自问可以对真而无愧，然后安炉置鼎，引铅炼汞，则天神相之，魔不敢侵，九代祖翁，咸超仙

界。今人往往以粗鄙陋劣之躯，希图登仙入圣之事，试问玉殿真官，岂同人间富贵，可以智取而力求者？是故人患不能修道，何患不能成仙？孔子曰：“道不远人。”子臣弟友，是神仙最上法门。无数高真，俱从此入，断无泛求。为圣为贤，自然天宫享福；为兽为禽，自然地狱当灾。碧桃花下，吹笙鼓瑟，与仙侣传觞；黑山窟中，吞铁饮钢，与修罗作伴。孰忧孰乐？何去何从？究其所以然之故，只在一心上别却路头。嗟乎危哉，此谁为为之耶？夫人发一善念，如一缕微烟；发一恶念，如万重山岭，然则善之成也，何其难！恶之积也，何其易！是以明道之士，务使善端充长，以至有善而无恶，又何仙之不可成哉！

夫炼丹无别法，安其心，和其神，怡其气，足其精。阴邪为丹之螫贼，机巧为丹之仇人，苟能念念在善，节节在善，则阴邪自消，机巧自灭。心无不安，神无不和，气无不怡，精无不足，而事事物物，皆先天为之作用。否则，以秽浊之心，攀缘之神，浮露之气，淫佚之精，而曰我已炼丹也，成乎不成乎？

学道之士，有初心，有中心，有末后之心。何谓初心？发愿是也。何谓中心？不肯半途而废是也。何谓末后之心？成功是也。此三种心，即是三种孽。发愿发了痴愿，一团妄想，指望成仙，享天宫富贵；虽不肯半途而废，而修持之际，就中有数层转变，自己撰出，不能从一条大路上走出到底，行一法，未几又变一法，弃故易新，以求速效。至于末后一著，尤为紧要工夫，做到九分九厘，如未曾做的一般，云生足下，顶有圆光，视为极平常事，方是有大器量人；一生欢喜之心，未免径入魔道，数年辛苦，一朝而弃之，岂不大可惜哉？此三种孽，学者所宜戒。

学道之士，当修大定。所谓大定者，定时固定，不定时亦定，浮云出岫，本来无意，流水辞源，岂是有心？道家行住坐卧，如一羽空中，随机逐缘，用不著一毫芥蒂。受人礼拜，不以为荣；受人骂殴，不以为辱；膏粱在前，无贪得之念；糟糠在御，无厌苦之心。逢著轩冕，只是平常礼数；看那乞丐，犹如自己六亲，方是有道德的大人，上帝闻之而叹赏，诸圣闻之以为不可及者也。人修行到此，而不得飞升云路，上朝玉京，吾未之见也！

学人立志，贵乎真，其持己也，贵乎雅饬，而与人交，又贵乎春风和气，兼是三者，方可谓有道之士，出世入世，无往不宜。天上真仙闻其风者，必且爱之慕之，仰其为人，而况于下焉者乎？子年逾四旬，正当君子行成名立之候，德宜进，登时就进，恶宜惩，立地便惩；若以如此之年，而迁善改过尚在逡巡怠忽之间，恐必有所不及迁、不及改者矣，吾子勉之！圣贤非他人之任，豪杰以精勇为期；黄鹤非难致之禽，呼之即至；白云岂无情之物，召之必来。须要问自己是天上人物，还是地下人物？在金阙瑶阶诸大仙真鹤班鹭序之中，可以容我站得定脚跟否？问之又问，思之又思。此时可以自信，可以无愧，则断然便是一位神仙

也！是神仙不是神仙，再不消去问别人，亦不消寻个活仙人来问他，只是自己较量，自己品度，信得过十分，无一毫欠缺，则金阙瑶阶自然有你个站立所在，大罗天宫自然与你一所住居宅子，云路迢迢，自然有个活仙人来接引，与你同上天去。《中庸》曰：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，此之谓自谦。孟子曰：“行有不谦于心，则馁矣。”子能自谦，吾将与子为寥廓之游，万朵祥云，一天笙鹤，何其乐也！

学道之士，何所为而为之？为长生不死乎？为文章事业乎？一无所为也。惟一无所为，而后可以谓之学道之士。然则学道为无用者耶？老子曰：“无用者用之本，无为者为之基。”明乎此而可与言道矣。我见天下之人，往往以一派妄心，希图登仙入圣，离却五浊恶世，不知天上神仙日日在尘劳中来来去去，慈悲救苦，比之世间吃闲饭、干闲事、说闲话、作闲戏者，十分劳碌，十倍忧勤。千辛万苦度得一人两人，无裨于世道。此一两人超脱而去，而大地众生受苦自若，昏迷不悟自若。于戏，圣贤之心有尽者耶？无尽者耶？世界有尽，而圣贤之心无尽，日月有穷，而圣贤之心无穷。故人当登仙入圣之候，便把乾坤大大一个担子挑上肩头，直至大地众生各得解脱，然后那个担子可以安放得下。《书》曰：“一夫不获，是予之辜。”圣贤之心，旷劫如一日也。是以真心学道之士，以济世度人为本分内事，不为自己一个长生不死，不为自己一个文章事业，分明要做三途八难六道四生无数含灵一大父母，见他受苦，如己亲尝，见他痴迷，如己陷溺，千方百计要他听我化诲，与我同到清静无为大罗仙境，方完我向来发下大愿。是故学道之士，必得有如此念头，如此根本，与天覆地载、日光月明，同体合德，则修持之际，自然众圣来现，诸神拱侍，愿其道成，愿其修到。何也？志同愿同而道同，千人万人唯一人也。鹤臞子勉之，吾以此望汝。

修真之士，有所从来。或从天来，或从蓬莱三岛名山胜境中来，或从人间智慧福德中来。三者虽有不同，均可成仙。上二种，俱系大根大器，道念一发，天神随即照顾。何也？譬如有人曾做过朝官，或暂居林下，其僚友显贵者多，一旦荐举还朝，何难之事？若从智慧福德中来，欲要求道，须得勉励清修，十年五年，方能感格天心，乃有仙真降鉴，譬如单寒之士，非力自振拔，无人汲引，故比上种较难，至其成功则一也。不得一以凉德薄才希图大道，犹如井底之蛙仰盼云霄，终难自致；即果得真传，不思积功累行，硬自操持，真仙不到，凶魔必来，徒害自身，岂不深可惜乎？

初学之士，定力尚浅，要识我所从来。如何可以识得？当修持之际，心地灵通，犹如宿解纷纷，妙悟不一而足，便是有圣贤在空中指点，暗里护持，为上等根器之人。若自用苦功，多历岁月，做得一分方有一分，做得二分方有二分，《中庸》曰：“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，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”如此苦心，难道仙真不发慈悲去救他？少不得有个日子。此为中等根器之人。若心虽慕道，作辍靡恒，或在家恋妻子之乐，或在外溺交游之欢，性不耐

静，念与道违，此为最下等无根器之人，虽圣贤与居，亦无可奈何得他。今生如是，来生可知，一失人身，难乎难矣！修真之士，处于暗室屋漏之中，如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有此真品，便是真仙，蹈虚无而登寥廓，乃其本分内事。

人能以豪杰之才为圣贤之学，以慎独之功养浩然之气，则日后升天，定居高位，超拔幽冥，福荫子孙，功名事业，顾不伟哉！吾今见流俗之士，未有寸善寸长可以度越流众，而妄自希于坎离水火之术，俗情未除，而胎仙岂结？志在温饱而梦想清虚，不几令大罗天上无数高真闻言尽为绝倒哉？吾今明明为众人说破，不是圣贤豪杰，切勿指望成仙；不是一代儒宗，莫作玄门弟子。天律最严，天听至卑。妄念一生，殃及七祖。

是经所在，有祥光紫气上冲云霄，诸天生喜，众圣来观，功德无边，不可思议。倘有不肖之徒，本昧玄修，妄加诋毁，当有飞天神王击其本身，旁及眷属，生罹奇疾，死堕酆都，万劫茫茫，虽悔何及，可不慎诸！

后序

觉行年三十有九，不知修真为何事也。直至己酉之岁，行年四十，受炼元皇笔录大法，承青华道父祖师降坛，诲谕谆谆，始知天地间有长生不死之道，人人可为，不择圣凡，求之即得。

自此以后，每日穷究丹经，探索义理，见其假名立象，厚自秘匿，喟然叹曰：丹经之作，本以度人而觉世也，如此深藏不露，殆非所以度人而适以迷人也，非觉世而适以惑世，虽颜 闵复生，亦何能窥其万一哉？

如我青华道父，直指真诠，为万世含灵廓开荡荡平平一条大路，坦然行之，可以直达三清，与元始天王心心相印者乎？

夫丹经之所以厚自秘匿者，诚恐误传匪人，违太上之科禁也。我道父既以炼心两字为广大法门，则传受自然得体，匪人自不能参。夫天下安有匪人而肯炼心，与炼心而为匪人？授受之际，又何疑乎？至于采取火候，盖微言之。即此微言之中，至理已备。人果炼心得灵，则此理自然悟出。于戏，我道父之立法，可谓简而严，直而巧，宽而不滥，大而能精，从古以来，未之有也！

觉奉侍道父三载，屡度奇厄，危墙两次崩摧，父子不致殒命，以致盗贼过门而不入，邻患瘟疫而不侵，恶疮毒疔宿疾尽蠲；蔬食布衣，不求而足。小子觉以流俗下尸，荷元皇道父天光主照，向上有阶，备父母师保之恩，沾覆载生成之德。盖以传经敷教，千载难逢，既值

其时，不可虚度。道父所以护持小子，实欲小子护持此经，传之后世，以至一劫万劫无穷劫也。觉不自勉，以答道父意乎？

法嗣洞阳鹤臞子谨序

跋

孔子曰：“道二，仁与不仁而已矣！”吾玄门之道亦有二，何也？正法与邪见而已矣！固于正者，难惑于邪，亦犹之胶于邪者，难挽以正一也。独是将溺而未沦于深，与夫思入正则未能固执，尚介于可成可败之间者，则余犹有说焉。夫大道之要，原自虚无而生有，其儒者之所谓：“始言一理中，散为万事”者乎？既则自有而归无，以还我太虚一体之本初，即释氏所谓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于无”之说也。类而推之，草木之花实，岁时之春秋，人事之荣枯，贞元之通复，皆不过此原始要终、屈伸往来之定理耳，又何疑焉？所可怪者，儒者《中庸》之道，若青天白日之长耀于古今；释氏正觉之宗，如洪桥巨筏之四布于宇内，独吾道教清静正理、性命真诠，几如敝屣之见弃于谈玄者流，此何以故？良由邪说旁门滋蔓肆毒之深也。苦哉余也！其亦受病之酷而中毒之惨者矣！颠倒十数年来，驰驱几遍海内，乃一旦翻然悔悟，今复得反自然矣！吾安能以吾当年困心衡虑之行，发而为感慨悲歌之苦！今复得反自然之乐，大白于天下，拯玄门之沦溺者，尽超登道岸乎？

岁庚子，流寓楚南攸邑，偶观鹤臞子笔录青华上帝《唱道真言》五卷，三复而玩味之，有如梦将觉而闻晨钟，漾春暄而饮以温醴也，万籁齐鸣，容光必照。奈何此经不公诸世，为吾辈清流作正知见哉！余方怀梓布，而愿未舒。今岁秋余，徒罗子一纯偕海宁贯三陈子，自南昌重来，访余于吉水金牛洞中。余素不知贯三居华胥而苦志吾道，第细聆其生平所访闻者，强半皆如余向者受时师所传乾龙坤虎、敲竹鼓瑟之说。余以一日之长，且迹其胸次洒落、语言解脱，殆所谓以豪杰之才而向真修者也，于是为之剖玄开锁、死户生机、震男兑女、金鼎玉炉，无非法相，总属形容。贯三子夙命清静，根机利捷，一语跃然，群疑顿释。因出是经以证之，乃述予素志，陈子慨然，遂有同心，愿携归浙东，独捐金为我精梓之，功成，载板来告，以酬吾素愿云。

噫！贯三子此一举，乃惻然出乎隐中，其于三千八百之功过半矣，审尔！则莫之为者，岂非天不秘道，而是经应出为苦海作津梁哉？岂非贯三子宿有仙缘，故天不假手他人，必俟贤者而传之哉？又岂非天悯余掖教情殷，不肯独劳我以心神，阴相余以疾成厥功哉？寤言以思，是经之得固奇，而是经之梓也，又更奇矣！有念即契，无感不通，人自负道，道亦何负于人乎？堂堂一条大路，朗朗一坐法门，近在己身，不离己心；在近求远，在易求难，自罹陷阱，反以为贤，知一往而不回心之钝根，厥疾弗疗矣！

吾之此刻，愿吾辈尚德羽流，受病未深，匪石可转，介于可凡可圣之间者，有缘得遇此经，早舍鱼目而摸衣中之珠，尽洗情欲而戒欺求谦，于以内全性命，外积功勋，则青华上帝冥冥之感应，诚有如经中所云者，余有所试矣！

吉水金牛洞全真弟子归一万清和谨序